

櫓

門



亞加斯夫洛柏·亞菲蘇

門 檻
著 夫 澄 格 屠
譯 金 巴

文 化 生 活 叢 刊
第 二 十 種

目 錄

門檻·····	一
爲了知識與自由的緣故·····	七
三十九號·····	七五
薇娜·····	一〇七
後記·····	一四一



俄國 I. I. Turgenyev 作

屠格涅夫

這是屠格涅夫晚年寫的散文詩中的一首。但英譯本的散文詩裏卻不曾把牠收進去。只有幾年前在美國出版的一本革命詩選中有這詩的韻文的繙譯，題目卻改作了革命者。我這次是依據一九二〇年柏林版屠格涅夫集第八卷（俄國文庫第四十六卷）內的原文譯出的。據該書編者說，一八八二年在歐羅巴通報上發表的散文詩內，門檻一詩沒有收入，後來也不會編入全集。這詩於一八八三年在聖彼得堡秘密印行，附在九月二十五日的民意社的宣言後面。在屠格涅夫的埋葬日散發。

有人說這詩是爲蘇菲亞·柏洛夫斯加亞寫的，這當然有理。但我以爲使屠格涅夫感動的俄羅斯女性決不只柏洛夫斯加亞一人。柏洛夫斯加亞型的女子在當時的確不少。而且以前和以後也有很多。譬如尼克拉索夫就爲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寫了題作俄羅斯女人的長詩。我們知道，遠在西歐的老屠格涅夫雖然不能夠充分了解當時俄國的解放運動，但一直到死他對這運動都非常關心。他還想爲一九三入案中的米席根寫一部小說，他讀了蘇非·巴爾亭在法庭的演說辭，甚至俯下頭去吻那張報紙。（另一個俄國詩人爲這個年青女子寫過一首詩）只可惜那時候他的身體已經壞到不能夠做什麼事情了。

我看見一所大的建築。正面的一道窄門大大地開着。門裏是濃密的暗霧。高高的門檻前面站着一個女郎……一個俄羅斯的女郎。

深暗的濃霧裏吹着雪風，從建築的深處透出來一股冷氣，同時還有一個緩慢的，重濁的聲音。

「呵，你想跨進這門檻來做什麼？你知道裏面有什麼東西在等着你？」

「我知道，」女郎這樣回答。

「寒冷，饑餓，憎恨，嘲笑，輕視，侮辱，監獄，疾病，甚至於死亡？」

「我知道。」

「和人疏遠，完全的孤獨？」

「我知道。我準備好了。我願意忍受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打擊。」

「不僅是你的敵人，而且你的親戚，你的朋友都給你這些痛苦，這些打擊。」

「是……便是他們給我這些，我也要忍受。」

「好。你準備着犧牲嗎？」

「是。」

「這是無名的犧牲！你會滅亡，甚至沒有人……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尊崇地記念

你。」

「我不要人感激，我不要人憐憫。我也不要聲名。」

「你還準備去犯罪？」

女郎埋下了她的頭。

「我也準備去犯罪……」

裏面的聲音暫時停止了。過後又說出這樣的話語：

「你知道將來在困苦中你會否認你現在有的這信仰，你會以為你是白白地浪費了你的青年的生命？」

「這一層我也知道。我只求你放我進去。」

「進來罷。」

女郎跨進了門檻。一幅厚的簾子立刻放了下來。

「傻瓜！有人在後面這樣嘲罵。」

「一個聖人，」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來了這個回答。

爲了知識與自由的緣故

英國 J. Prelooker 作

這篇「虛無主義者的婚姻之真實的故事」是蒲列魯克爾的巨著俄羅斯的英雄與女傑裏面的一章。我一九二八年在倫敦友人 T. H. Keel 處借到這書，讀後就抽暇把其中我喜歡的幾章譯了出來。這一章是那年五月二十七日在法國的一個小鎮裏譯成的，後來曾由一個友人把他交給某書店印過一本小冊子，但不久就因了那書店的關門而絕版；最近我重讀他，把他修改了一遍，然而手邊已沒有原文來參照了。

蒲列魯克爾的生平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是英俄月報的編輯，還出版了幾本關於俄國的書。俄羅斯的英雄與女傑裏有作者的一篇長序，從那里我們也許可以知道一點作者的事情，但可惜我已經不能夠記起什麼了。

一九三六年三月譯者

緒言

克里米戰爭的災禍引起了俄國政治上的大覺醒，結果產生了亞歷山大二世早年的自由主義的改革，以及一八六一年農奴解放，同時又生出了社會上各階級中間的智的激動，這樣的激動在俄國以及全世界的歷史上找不出一個相同的例子。俄國的平民差不多是全不識字的，初等學校的數目又很少。在貴族和中等階級中間一代新的青年看見這種情形，不覺激起了崇高的感情，明白他們對於那般處在黑暗與無知的狀態中的貧苦的弟兄們所應盡的義務。然而要去教導別人，幫助別人，必先要自己有知識才行。這就成了當時俄國青年的口號；這一代的青年抱着如此純潔，如此崇高的見解，具有

追求知識與自由之目的開始以一個蔑視一切社會的經濟的障礙與束縛之決心和熱誠，向着生活的路上出發了。許多貧苦的青年，或是鄉村牧師之子，或是低級官吏之兒，常常不帶一文錢大膽地從遠僻的省分，跑到有大學的城市裏，跑到求學問的地方，堅定地相信他們可以由各種方法去做律師，醫生，教員，土木工程師，文士等等，以便盡力幫助那般愚昧無知的平民。在許多情形中這些年青的英雄居然勇敢地，凱旋地奮鬥到底；現在有許多知名的科學家，著作家可以驕傲地回顧他們早年和貧窮，艱苦，患難等等苦鬪的歷史了，這些東西不知道熄滅過了若干平常人的熱情之火焰，然而却被他們征服了。

追求知識的欲望像傳染病一般地捉住了當時的俄國青年，自然那般同等地希望過着獨立生活而且幫助被踏踐的人類的青年女子，也不能是例外。但是男子在路上所遇着的唯一障礙只是貧窮；而在女子呢，到處都有她的障礙物，社會的，道德的和習俗的觀念，以及各時代各國家束縛婦女的家庭專制制度把她們的成功之門完全關閉了。無怪乎那般做父母的人聽說他們的毫無經驗的年青女兒要離開家門飄游到遠地方去

先求生活然後求學問去追求父母們所視為奇怪想頭的理想的時候，會猛烈地反對了。他們和所有做父母的人一樣，以為做女兒的應該和父母們所讚許甚至選擇的女婿結婚，這才是最好的辦法。『我的兒子，可以由他去東奔西跑，然而我的女兒呢，她却必須留在家中，做家裏的事務，一直到她出嫁的時候，我們才放她走。』這便是做父母的人的判決，自然這也是從真誠的愛憐和對於女兒的幸福之關心而來的。

但是女兒關於她們的生活目標也漸漸地有了她們自己的思想和理想，她們開始努力企圖從慘澹的，壓制的家庭束縛中解放出來。由此那般最高貴的「新婦女」便出現了。俄國的「新婦女」第一力求獲得她們多年所不能得到的知識；其次力求做一個獨立的人，這並不是爲着她的自私與個人自己的安樂，而是爲着便於盡力於俄國，於人類，以及一般的自由與進步之目標的緣故。這樣的「新婦女」自第一次露面以來，就充分地表現出她對於她的目標之真摯，熱心，忠誠，自己犧牲，甚而至於死，這樣的婦女是其他各國的歷史上所少有的。我們且等將來的歷史家來公平地描寫她，尊崇她罷！但在當

時她却被許多人誤解了，有些人的誤解是出於好意，有些人的却是惡意的。她的父母尤其不能了解她，他們的誤解常常生出悲慘的結果，因為他們完全不能了解，也不能進入新的生活，更不能順從新的方法。然而她的年青的弟兄却很看重而且尊敬她；他自己本來就是一個進步與改革的先鋒，他認出她是一個和他同等的人，他是他的一個自願的，能幹的，而且分擔着他的愛與捨己利人之工作的伴侶；而且當他帶着創傷睡倒在劇烈的戰場上的時候，她又是他的鼓舞的，指導的，救助的天使了。在所有的人中，只有他才決意伸出手來援助她，拯救她；而且在必要的時候，爲了使她脫離父母的專制的緣故，他竟採行非常的手段，和她實行假婚，認她爲他的名義上的妻子，並不向她要求任何種權利，只在使她獲得了自由，可以隨意地選擇她自己的生活而已。

這便是世界聞名的「虛無主義者的婚姻」的這個俄國特有的社會現象之起原及其本質。有時候這一對假夫婦事前並不認識，婚禮完畢，離開父母以後，就彼此分開，並沒有一點關係，會面時只和平常的朋友一樣。他們決不會想到他們所經過的可笑的婚

禮，也不管那承認他們爲一對夫妻的法律。因爲沙皇的教會和沙皇的法律都是他們所極其輕蔑的東西。有時候，這一對青年會覺得彼此性情投合，思想一致，那麼，便漸漸地真正墜入情網裏面，最初各人都暫時隱瞞着自己的感情，怕暴露出這個弱點，後來「再也忍不住了，」便表白出彼此的愛情，最後會互相了解，互相接受的。

這樣，無怪乎小說家和戲劇家們從這時候起就利用「虛無主義者的婚姻」做題目，創造了不少動人的事蹟，而且常常添加了許多他們憑着自己的想像發明出來的插話和特別的事蹟來粉飾這段軼事，而且把軼事中的人物牽強附會了。我們現在所說的關於這類的一個真實的故事，是有兩倍甚至三倍的趣味的。第一，牠說明了初期虛無主義之政治的信條與工作；第二，牠是兩個爲俄國的自由而奮鬥的高貴的先驅者和殉道者間的真正純潔的戀愛的故事；第三，牠又有一幅俄國鄉村牧師的家庭生活之寫真。主人翁辛奈加布是俄國革命運動的一個卓越的領袖，在彼得保羅壘及其他監獄中囚禁了多年，最近才被釋放出來。他的精神和對於革命目的的勝利之信仰還是同樣地堅強，

和在他的青年時代一樣。他現在在巴黎的過去雜誌①上寫了幾篇連續的論文，敘述他青年時代的軼事，他的文章寫得極其質樸，極其真實，使讀者沒有一點懷疑的餘地，縱使我們不知道這主人公的崇高的人格，我們也會完全相信他的話語。然而他的自述過於詳細，在俄國人讀起來倒是很感興趣的，而對於別國的讀者，恐怕會使他們有點不耐煩罷。因此我們把這故事稍微縮短一點，在必要的時候，才引用辛奈加布本人的話，同時並將我們和辛奈加布夫人私人通信時所知道的某一些詳情一並補入。

① "Builoe", 俄國社會革命黨人蒲爾切夫 (Bourtsev) 在巴黎發行的刊物，專門注重俄國革命運動的史料，上面發表過不少革命黨人的回憶錄。——譯者。

一 牧師及其逃亡的女兒


一八七一年在歐俄東部維亞特加省的一個遠僻的村落裏，住得有一家人：父親名叫華西里·齊莫達洛夫，是一個本地教會裏的牧師。他的長女，那個又美麗，又聰明的松尼亞，剛在維亞特加的教會女學校裏畢了業，成績很好。她只有十六歲，但已經染受了當時流行的新思想，明白知識階級對於平民所負的責任，以及女子應有和男子一樣地受高等教育，過着服務社會的獨立生活的權利。松尼亞的這些思想，和她的許多女同學的一樣，都是從學校裏的一個教員嘉新加亞女士那裏得來的。嘉新加亞便是那般女學生的偶像，她也曾盡力幫助過許多學生去實現她們的追求高等教育的欲望。當華西里牧師到維亞特加去看他女兒的時候，松尼亞熱誠地向他敘說農民的貧困與無知，以及把個人一生的精力專門用來教導他們的神聖的義務。她的父親當時被她的話感動了，對

她表示很大的同情。松尼亞以爲她到聖彼得堡去讀書的事情是不成問題了。她預備到那里去進新近爲女子開辦的醫藥專門學校。

然而回到家裏，松尼亞便發覺她父親毫無允許她到聖彼得堡去的意思。她父母所夢想的她的幸福是完全和她自己所想的不同。這時候本地的一個治安判事開始注意到松尼亞，對她很有意思。他雖是一個中年人，却富有家財，在她父母的眼裏看來，他是一個最合意的丈夫。在這種情形下面，松尼亞決心逃出家庭，並不管以後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有一天松尼亞的父母帶着他們的兒女到約有十二英里遠近的鄰村去會朋友，只留下松尼亞和她的年紀較她小一歲的妹子柳巴兩人在家，松尼亞把逃走的計劃告訴了柳巴，得着柳巴的同情的幫助。①

① 後來柳巴也從家裏逃了出來，裝成一個男孩，帶着一個男子的護照到了莫斯科。

松尼亞連忙收拾了幾件必需的用品，雇了一輛農家馬車，向着離此地有七十英里遠的N小城出發。到了N城，她付了車夫十二個盧布以後，自己就不剩一文錢了。幸好在N城裏她遇見了她的同學安娜·阿夫秦尼可瓦，和其他的朋友，她們幫助她的旅費，使她能夠繼續向遠地前進。

她和她的朋友們自然沒有多的時間暢談一切，因為她應該趕快渡過維亞特加河，在對岸的一個驛站上雇馬匹，載她到嘉善去。

這正是十一月的天氣，河裏有不少的冰塊，渡船是不能經過的，過往的旅客們只得雇漁人用他們的獨木舟把他們載過去。松尼亞來到河邊時天已黑了，沒有人敢在這時候駕一隻小小的獨木舟過河，這太危險了。松尼亞沒辦法，只得找了一個地方過夜。她便寄宿在一個漁人的茅屋裏，漁人和他的妻兒們睡在灶上，讓她在一個粗木的長凳上面

後來成了著名的女醫生。

睡。她拿包袱做了枕頭，皮大衣做了被蓋。燈滅了，不久灶上起了鼾聲，表示所有的人都睡熟了。然而松尼亞的神經激動得很厲害，她總不能夠熟睡，她不斷地想着這一天的事情，和那橫在她前面的不可知的將來。到最後疲倦終於佔了上風，松尼亞漸漸地睡熟了。忽然在靜寂的長夜裏，有人在外面高聲敲着窗戶，這已是中夜了。松尼亞驚醒起來，她靜聽着，一面駭得發抖。外面又敲了一下，有人在大聲叫了：

『主人開門！』

這是她的父親華西里的聲音，在一陣驚懼之中，她畏縮地藏在皮大衣下面，好像這樣或者會逃避掉她的父親的眼光。

外面繼續地敲着；後來漁人起來，去開了門。立刻進來了一個身材高大的牧師，使得那個驚慌的漁人莫知所措。

華西里借着那燃燒着的松木片的微光，向屋子裏四周望了一下，立刻注意到屋子的一角，他女兒正縮成一團睡在那裏，好像堆着一束衣服似的。

他走到她面前，用一個激昂的，然而又溫柔的音調說：

「松奈其加，●起來，我們一道回家去罷。」

松尼亞坐了起來，半昏迷地望着她的父親。

「來，最親愛的，我們回家去罷。呵，天呀，怎麼發生了這樣的事！愛兒，你究竟怎樣了？你究竟要這樣做？」

牧師溫和地握着她女兒的手，想拉她下來。

松尼亞明白了這樣的情形，她完全絕望了。她高聲哭泣着，她跪在她的父親面前，抱着他，吻他的雙手，哀求他允許她到聖彼得堡去。她說她不能夠再在家裏住下去了，她以為與其過這種強迫的生活，不如死。

然而她的哀求是沒有用的。那牧師溫和地，愛憐地，但同時又堅決地繼續說道：

「不，我不能允許你走回去罷！」

這一幕茅屋中的慘劇自然是異乎尋常的，屋子裏的主人們靜寂地觀看着，像沉默的，惶亂的觀客一般的。

松尼亞最後明白她的逃走失敗了。她站起來，沉吟了幾分鐘，然後以一個決斷的聲音說：「好，那麼我們回去罷。」

這麼年輕的一個牧師的女兒，從家裏逃跑出去，又被父親追去帶了回來。這樣的事就足以使那般好事的人創造出種種的傳說。自然並不要許多時間，松尼亞的「醜事」就傳遍全村了。她回到家以後，在最初的幾天她的父母還很溫和，很小心地看待她，然而過了一些時候，他們便開始漸漸地採用壓制手段了。他們常常責備她不該私逃，特別在有客人來，盡量地喝麥酒的時候。華西里牧師就滔滔不絕地譏笑那般剪髮的「下流的」虛無主義的女子，他說，他的女兒就想加入這樣的團體裏去。而且說到嘉新加亞女士的時候，牧師更用了許多輕侮的字眼，他知道這可以大傷松尼亞的心。因為他從前就私拆

了嘉新加亞女士寫給松尼亞的信件，明白她對於松尼亞有很大的影響。松尼亞的母親自然是和牧師一般見識的，她也時常責備，抱怨她的女兒。牧師和他的妻子這樣做還不甘心，他們又叫用人和松尼亞的弟妹們不斷地監視松尼亞的行動，時時向他們詳細報告。這一切更使這個可憐的被壓迫的女兒感到生活真是受罪了。然而她還有什麼方法逃走呢？

有一天牧師夫婦又到鄰村去看朋友，這一次却把松尼亞帶去了，他們恐怕她又乘着他們離家的機會逃走。他們又派松尼亞的弟弟（一個中學學生）一路上監視着她。然而在路上她借着一個機會居然逃脫了她的弟弟的注意，和嘉新加亞女士見了一面。她把她在家庭中所受的苦楚通統告訴了她所崇拜的先生。到後來她們倆商量好採用假婚的辦法，因為只有這個辦法才能夠使松尼亞獲得她所寶貴的自由，而且到彼得堡去求寶貴的知識。嘉新加亞女士答應在她的虛無主義者的朋友中間去找一個適合的新郎來。

松尼亞懷着這個希望，回到了家。從此以後，她的行動完全改變過了，在她的父母的眼裏看來，她好像變成了另外一個人。自然他們現在是很滿意的，因為依他們的主張，一個好女兒正應該如此行爲。她現在熱心家務，接時到教堂去，接待客人很有禮貌。她對待那個治安判事也很和氣，因此她的父母開始希望她會答應治安判事的求婚的。然而松尼亞有時也暗暗地表示說，如果她要結婚，她自己心目中還另有一個人，他並不是沒有一個她自己選擇的愛人的。這樣漸漸地又使她的父母疑心她之所以逃走除了讀書之外，還另有一個目的，大概就是去會她的情人。總之松尼亞堅決地相信着靠了嘉新加亞的幫助，那個完全陌生的假新郎是一定會來救她的，所以她在她未來之前，就暗暗地爲他準備了路，使她父母先知道有這樣的一個人，免得後來他的突然的出現會使他們起疑心。

我們現在暫且離開這個在沉靜的維亞特加河畔，天天沉醉在玫瑰色的前途之好夢中的青年女郎罷，把我們的眼光轉過來看那急流的尼瓦河。在尼瓦河岸上，就是在這

聖彼得堡城內，有一羣熱心的青年虛無主義者，他們開始下了決心，預備用各種方法把俄國人民從沙皇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他們努力在各方面去尋求幫助的人，並不管那些人的信條，種族，性別；只要同情於他們的運動的，就是他們所需要的同志。

二

聖彼得堡的初期虛無主義者

在一八七二年虛無主義者的密謀在俄國已經鬧得天翻地覆了。這一切密謀都是以推翻這可惡的貴族政治爲目的的；然而達到這目的所用的手段，以及將來建設中之政治的與社會的形式却是各不相同。

這種騷動之實際的結果，便是在聖彼得堡和其他有大學的城市裏某一類自由地組織起來的「公社」之形式。這些「公社」並無嚴格的規律，組織是很寬鬆的，在其中，許多青年男女學生住在一起，依着自由社會主義的原理來安排他們的生活。自然在

這些「公社」中總是熱心與演說多過於堅實的，實際的佈置，而且沒有一個像能夠支持久遠的。不過在當時這些「公社」也有一種用處，牠們還是那般改革的先驅者會議的地方，那般熱誠的青年改革者在這裏練習他們的演說口才，討論各種問題，協商各種工作計劃，想出傳播秘密書報，和他處同志互通消息等等的辦法。

在這時候聖彼得堡區的一個「公社」裏有三個男學生（各人住一間屋子）和兩個女學生（同住在一間屋子裏）。這三個男學生中間有一個是塞爾該·辛奈加布。他是E省一個世襲的貴族與地主的兒子，年紀只有二十歲。有一天晚上辛奈加布正在向他的兩個女同伴高聲誦讀席德林的小說某城市的歷史，其中有幾段滑稽的地方，使得她們忍不住大笑起來。忽然進來了一個有「聰明的前額與神祕的藍眼睛」的紅

● 當時有新思想的學生實行一種「共同居住」制度，一些青年住在一起，所有的物品都是共同使用，不爲個人私有，他們稱此種「共同居住」爲「公社」——譯者。

髮青年。這是卡魯新，他也是「公社」裏的一個同伴。他一來就把他們的笑談打斷了，因為他們從他的面部的表情，猜出他一定帶來了什麼重要的消息。他們的猜想是不錯的，他來向他們報告說，他接到了他的好友嘉新加亞女士的信，她是維亞特加城的一個女教員，她已經使她的許多女學生接受了她的思想，願意來參加解放人民的運動。他接着就把嘉新加亞來信中所述關於松尼亞的事情詳細地講述了一遍。嘉新加亞推薦松尼亞為「我們運動的一個最優美最有希望的候補人」，因此希望卡魯新設法在他的團體中找一個同志去充當假新郎，用假婚的辦法把松尼亞救出家庭，到聖彼得堡去讀書，而且愈速愈好。

他的三個同伴很細心地聽他敘述完了這個故事。卡魯新又說他本人以及他爲着這件事情所找過的友人都自知不適宜去擔任這種又精細又危險的工作。這時候，辛奈加布便坦白地承認去做這件工作；他在當時和其他的同伴一樣，不但不認識松尼亞，連她的名字也是第一次聽見。據他自己說：

「我們團體的工作之一就是去拯救那些爲了自己的信仰而受壓迫的人，幫助他們從監獄或放逐地中逃出來，也要幫助他們從專制的家庭中逃走，因爲家庭的專制也同等地阻止被壓迫的人去爲解放人民的運動服務。我因此毫不遲疑地立刻獻議，我願去做現在的這件事。卡魯新萬想不到會得着這樣迅速的解決，他很愉快地接受了我的意見。隨後我們議定了卡魯新寫信把這種情形告訴嘉新加亞，只等嘉新加亞的確定的回信一到，我便開始出發到戰場上去實現這個計劃。」

這件事就這樣地決定了。然而松尼亞住在那個鄉村離彼得堡很遠，要等嘉新加亞把一切消息傳達給松尼亞和松尼亞商量好詳細的辦法，一定要經過很久的時間。所以辛奈加布不能在彼得堡靜候，他又出發到T城和R城等處，在頓河哥薩克族中作遊歷宣傳。他和他的哥哥屋拉得米爾①一起又去幫助U省的一個青年女子私逃，然而

① 他已經當過政治犯，在基也夫監獄裏住了兩年。

事到垂成的時候，那個女子因為愛上別人，答應了那人的求婚，就反悔了從前的意思，決定不逃走了。恰恰在這時候烏拉省E地皇家中學的學生起了風潮，反對校長，甚至把校長打了一頓。彼得堡的「團體」得着這個消息，就叫辛奈加布到那個地方去，借這機會宣傳。辛奈加布一到了E地，什麼都完了，憲兵早已『鎮壓了這次叛亂』，辛奈加布本人也不得不跑到烏拉嶺一個鐵工場裏的朋友處躲避一時。在那里他便把他隨身帶來的祕密印刷品四處散播，並且時常向工人宣傳。不久這個新來的煽動者，就引起了本地軍警的注意。他們把辛奈加布叫了去，要他說明他的意見和信仰，以及他居留本地的目的。辛奈加布的回答不能使他們十分滿意，他便得着限二十四小時以內離開本地的命令。

一八七二年八月尾辛奈加布回到了聖彼得堡，在那裏他又立刻用全力來從事工廠中的宣傳工作。有一次他在一家紡紗廠裏參觀了兩小時，『昏迷的，帶着頭痛地』走了出來，他作了一首又美麗又動人的詩紡織者之家，這首詩不久就被譜入音樂，流傳很廣，後來辛奈加布本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東北部的時候，聽見在極北地方的流放者和

工人歌唱他的詩，他很受感動。

他差不多把他在本年三月裏允許卡魯新的事情完全忘記了，而且那時以後也就沒有人向他提過這件事。忽然有一天卡魯新來訪屋拉德米爾，遇見了辛奈加布，便叫道：『你在這裏！我爲了一件大事正在各處尋你呢！』

原來嘉新加亞在八月裏就到了彼得堡，進了女子醫藥專門學校。她最近接到松尼亞一封信，請求她趕快把約定了的新郎送去。卡魯新便問辛奈加布現在是否願意準備就走。

辛奈加布在他的日記裏寫道：『自然，我準備立刻就走，因爲現在決沒有理由推却這事情了。』

辛奈加布在出發以前和他的朋友們經過精細的討論後，商定了下面的一個辦法：辛奈加布假裝是松尼亞的情人，當她在維亞特加教會女學讀書的時候，他就愛上了她，而且向她求過婚，已經得了她的允諾。他本來就是貴族與地主的兒子，這時候也不必說假話，只要她的父親知道他的家境很好，並且前途很有希望，就行了；總之要處處表現出他是一個令人羨慕的丈夫。當辛奈加布正向牧師講說他的事情的時候，松尼亞便走進房裏來，故意立刻投在辛奈加布的懷裏叫道：『塞爾該，你到底來了！』於是他倆便熱烈地，動情地互相擁抱。然而這樣的一幕喜劇，只有在這屋子或隔壁廳堂裏有外人的時候才照樣扮演，意思是叫外人出去宣傳，松尼亞的未婚夫來了，使華西里牧師到底不得不屈服。如果那時候華西里家裏沒有外人，那麼，松尼亞就不必這樣表示，只等辛奈加布和平地向牧師求婚就行了。然而這時辛奈加布却缺乏一件東西，就是金錢。因為路程既遠，辛奈加布又應該打扮得像一個富家子弟，還要帶點送與新娘的必需禮物。這一切都需要大批款項。辛奈加布自述道：『在我們的團體裏面，除了我的哥哥而外，沒有一個

人穿過漿洗的襯衫，時新的皮靴，流行的衣褲。我們不得不去向有錢的朋友借這些東西。我們的團體裏的女士們又借了一個金表和表鍊給我，作爲送與新娘的禮物。（自然事後要還與原主的，不過如果事情被人發覺我不得不急忙逃跑時，便有失落的危險了。）準備完畢後，在動身的那一天嘉新加亞又把松尼亞的照片交與我，她說本人還要比照片上面的美麗。我又找到維亞特加城的地圖，仔細地把牠研究了一番，因爲既然假裝說在那裏住過，而且在那裏認識了松尼亞，那麼便應該知道那地方的情形，免得在談話之際，一旦被人問起回答不出，露了馬脚。所需要的各物似乎齊備了，我便開始了這浪漫的旅程。」

這一切的詳情自然都由嘉新加亞轉告了松尼亞。華西里一家所住的那個U村是一個很大的村落。華西里是教堂裏的正牧師，另外還有兩個副牧師。華西里是一個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的人。他很聰明，愛音樂，又好論斷是非。他的教區內的居民，把他視作一個權威，就是有什麼法律上的問題時，他也有同樣的勢力，別人打官司的時候，還要來徵求

他的意見。維亞特加主教也很信任他，他又是主教公會的一個會員。

辛奈加布到了U村，歇在一家客棧裏。依着俄國鄉村的風俗，店主把「茶罐」放在桌上，讓辛奈加布喝了兩大碗茶之後，店主夫婦便來嘮嘮叨叨地問他到什麼地方去，有什麼事情。辛奈加布回答說，他就到這裏，此行的目的是和華西里牧師商量一件大事。

「呀！」這兩夫婦齊聲叫道：「我們猜到了您所說的那件大事是什麼？您是預備來做新郎的！」

辛奈加布怎樣回答呢？據他自己說：

「我不說明他們的猜想究竟對不對；因為更要引起他們的好奇心，我便微笑地說：「好，我們且看罷，究竟誰要做新郎！」」

店主夫婦看見辛奈加布高興，更有興致，不停地向他說長說短，把他們所知道的華西里一家的事情都說了出來。他們又說牧師的長女如何從家裏私逃，如何又被追了回來，自然其中不免夾雜了不少的流言。

出乎店主夫婦意料之外的，辛奈加布告訴他們說，這一切他都知道了；他更知道那女兒爲什麼要私逃而且要逃走到什麼地方去——這一層，他比較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

『呀！』店主婦叫道，『現在更明白了，您一定是新郎，我們現在也猜到她想私逃到什麼人那裏去了。』

『什麼事都是可能的，』這就是辛奈加布的巧妙的回答。他心中暗暗歡喜，他想要他尙未會見華西里的時候，這件新聞一定會像野火一般快地傳遍全村了，那麼，那位頑固的牧師也不得不看重這件事情。

辛奈加布自述道：『我預備去會牧師的時間是午後六點鐘，現在快到了，我穿好了最關氣的衣服，要求店主引我到牧師的家去，我不能說一路上我的心裏是沒有一點擾亂的。實在，我的心跳動得很厲害。那時間愈加逼近了，牠一到也許會生出一件大的禍事來。據各方面關於華西里牧師的批評看來，他不是一個可以輕易對付的人，誰做了一件

侮辱他的家庭的事，會得着他的不留情的報復。然而命運已定，我只有破釜沉舟般地前進了。在我的前面，立着華西里家的兩層的樓房。我走上幾級石階便進了廳堂，站在會客室的門口，我看見了牧師。他注視着我，在他的智慧的眼睛裏現出了驚訝的表情……」

「您是華西里·齊莫達洛夫神父麼？」

「是，請問有何見教。」

「容我來報告我的姓名——塞爾該·西利奇·辛奈加布，一個世襲的貴族，王省地主的兒子，聖彼得堡工業專門學校學生。」

「我很願意和您認識，」牧師回答說，一面和辛奈加布握手，把他請進客廳，讓他坐下。

他們靠着一張桌子對面坐下，牧師拿了一支煙，說道：

「您抽煙麼？請等一等，我過一刻就預備好了，現在我只有[？]一支。」

「那麼，讓我來把我的煙敬您一支罷。」

辛奈加布取出他的精美的銀煙盒，這自然也是從朋友處借來的。他們開始談話了，最初只是閒談點關於旅行和天氣的話。過後辛奈加布說，他願意和牧師商量一件重要的事，他此來的真正目的，然而牧師主張，先用了茶點，然後再來談正事。以下我們再引用辛奈加布的自述：

「說來奇怪，我一進廳堂看見華西里神父，我的神經的激動就立刻平靜了，我覺得我是如此鎮靜，好像我是在做一件日常生活中最平常最自然的事情。我只看了牧師一眼，我們就有說有笑，不覺得有一點不舒服的地方。廳堂裏面，還有一個牧師坐在輪椅上，他看見我進來半起身向我點頭行禮。客棧的主人也留在廳堂裏，自然還有幾個用人也聚集在廳堂中，爲的是想偷看這一個不意而來的生客。這一切情形對於我的計劃，都是很有利的。客廳裏有一扇門通內室，從內室裏傳來了一陣私語和走動的聲音。門突然開了，一個極其美麗的年青女子走進來，她的身材頗高，舉止動人，有一對奇妙的眼睛，然而面色微帶青白。我連忙站起來，這個可愛的女郎叫了一聲：「塞爾該，你到底來了！」就跑

過來抱着我的頸項，我們的嘴唇碰在一起，接了一個如此動情的吻，這樣的接吻在平常的情形中是很少有的。效驗真正大得很！

「華西里牧師不禁驚惶地跳了起來，退到屋角裏，目瞪口呆，好像……」

似的。另一個牧師是一個身長六尺以上的長人，他也跳起來，昏亂到不知所措，他的態度表示出來好像他是在準備逃命。一些人無目的地在廳堂裏動着，似乎有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發生了。隔壁那間屋子裏又送出來一聲「歇斯特里」的喊叫，這是牧師的妻子

的聲音，她本預備跟着她女兒進客廳來的。

「同時松尼亞握着我的膀子，愛憐地靠在我的身上，然後把我引到她母親的房裏去，她母親倒在床上，歇斯特里地哭着。我舉起她的手，吻了一下，請她鎮靜自己，來聽我解釋。然而她只是惶惑地，驚懼地注視着我，反覆地叫道：「你是誰？你是誰？」

「這位太太到底漸漸恢復了原狀，看見松尼亞很親熱地依附着我，便一把拉開了

松尼亞，生氣地叫道：「現在在你們應該分開了，我請求你們。」」

辛奈加布轉過身來，看見華西里牧師站在門口，顏色青白，眼裏現出迷惑的表情。

『上帝呀！那可憐的牧師叫道，『這一切究竟是什麼意思？我一點也不懂得！這是什麼？』』

『我立刻就要解釋給您聽，』辛奈加布回答道：『但看着上帝的面子，請您安靜罷。您就會明白剛才所發生的事情是毫不可怕的。』』

華西里和辛奈加布二人回到客廳裏，開始了談判。辛奈加布把他自己的事情向牧師一一敘說，而且說得很完滿。他說，約在一年前他住在維亞特加的時候便認識了松尼亞，漸漸地彼此有了愛情，後來私自訂了婚約，宣誓至死不渝。松尼亞前次的出走也就是爲了想去和他結婚的緣故。辛奈加布又說他的哥哥們都在本地政府受不到意的打擊親的最小的兒子，他父親還在聖彼得堡等候着他把他的年青的妻子的聲音門突然開到E省的田莊上去，在那裏辛奈加布現在便要接管家產了。

，眼睛，然而
這個故事說得十分圓滿，十分好聽，好像全是真的事實。然而牧師還是異常小心，他

便冒昧地回答道：

「如果這故事是真的，那麼就完全不錯。不過，你知道，我害怕你是在實行什麼假婚的辦法。」

我們再引用辛奈加布的自述：

「這時候需要一個很大的自制力才能夠隱藏起我的內心裏正激起來的驚惶。幸而我還有這種力量，我不但不會表示出我的內心的驚惶，我還以一個做做不出來的憤怒的表情叫道：

「您簡直在侮辱我，華西里神父；您曉得您說的話有什麼樣的意思，您把我看成什麼樣的人，天知道！」

好像嘉新加亞致松尼亞的信件中，有一封曾被華西里牧師私拆了，他讀出了暗示假婚的隱語，不過時間已經過了很久，他記不完全原信的內容了。然而這一個重要點還留在他的心裏，所以他這時候還起疑心。這全靠辛奈加布善於隨機應變，他的舉止和言

談又給了牧師以一個很好的印象，那牧師居然逐漸信任他，聽從他了。不久松尼亞的母親的歇斯特里止了，也到客廳裏來，參加他們的談判。她很細心地試驗辛奈加布，一點也不遺漏地詢問一切詳情。過後牧師夫婦便離開了客廳，到裏面去開一個家族會議，把辛奈加布一個人留在客廳裏。

「松尼亞進來了，面色仍帶青白，然而却帶着得意的樣子。我們靠着窗戶坐下，開始低聲談判我們的事。松尼亞眼睛近視，却有一對很美麗的眼睛，據福列洛斯基後來批評說，「這一對眼睛，是爲他人而生的。」她很仔細地看我。我完全無鬚，只有一點初生的柔軟的鬚。雖然我已有二十一歲了，而我的相貌看來只有十八歲的光景。松尼亞只滿了十六歲。她向我耳語道：「事情進行得很順利，看來我們會成功。」

「自然我們彼此用最親熱的稱呼，一切舉動都和一般的情人沒有分別。說老實話，這第一晚上我不能夠飽看松尼亞。我萬想不到我的假新娘會是一個如此美麗的女子。她的照片不能把她的實在的美表現出萬分之一。狄科米洛夫（他從前是我的親密的

友人，但後來改變了他的政治主張。●在他的回憶錄裏描寫松尼亞道：「要單說松尼亞美麗，這是不夠的。她是稀有的美人，她生於那把舊斯拉夫人的典型保存得極好的俄國北部的尊貴的種族之中，可說無愧！她的聰明的面貌是十分整齊，而且還表現着一種恬靜的，不屈服的精神，這種精神常是那些非常動人的女子的特點。同時她的一對眼睛，以牠們的孩子般的天真的表情，使得見者禁不住同聲讚美！」

「在這一整個月裏面，我算做了這個美麗女郎的情人，我是在正開始的青春時代，我又不得不時時去和她擁抱，和她接吻。任何人都會承認做這種腳色不是沒有危險的；而且，呀！那狡猾的情魔居然漸漸地把這個可憐的假新郎的心佔有了。」

所謂家族會議並沒有經過許久。牧師夫婦又回到客廳，說他們還不能夠立刻決定

● 狄科米洛夫，民意社的老將，蘇菲亞·柏洛夫斯加亞等人的同志，著有幾本關於俄國革命運動的

書，但他後來變成了一個反動的人物，做了一家反動報紙的主筆。——譯者。

婚姻的問題，預備在明天去請他們的近親米海爾牧師來。米海爾牧師是華西里太太的妹夫，他們請他來一同解決這件婚姻大事。這時候已很遲了，松尼亞和她母親便進去安睡。然而華西里牧師還伴着辛奈加布，他還要詳細地考問這青年。他們一直談到早晨三點鐘。到那時候，兩個人都很疲乏，辛奈加布又很餓，因為這一幕激擾的活劇使得主人忘記拿飲食來待客了。

辛奈加布便告辭回客棧去，分別的時候，自然是很親熱的。牧師又派了一個人伴着辛奈加布回去，臨別時，除了說聲「再見」外，還說：

「明天早晨，自然你要把你的行李搬過來和我們同住。」

第二天早晨辛奈加布在九點鐘起牀時，華西里牧師的用人已經在客棧候着來搬他的行李了。照此看來，事情是進行得很順利的，不過主要的事還沒有來，這主要的事會伴着許多困難而來的，也許一件小小的困難就會使得全局失敗。在俄國預備結婚本是一件極其複雜的事，何況這又是一個牧師的女兒！然而辛奈加布至此已無選擇的餘地，

只有忍耐地等着，焦急地守着更進的發展了。

四 婚禮之前

辛奈加布住在牧師家中以後，立刻變成了全家所歡喜的一個人，松尼亞的四個妹子和最幼的兄弟都愛和他嬉玩，他也處處使他們高興，而且他還得到了華西里太太的歡心。第三天米海爾牧師帶了他的年輕的妻子伊利沙白來了。家族會讓立刻開始，結果是三天以後，把這一對情人叫到客廳裏來，站在一張地氈上，前面就放着神像，全家的人（用人也在內）都聚齊了，米海爾牧師站在這一對情人面前，莊嚴地誦讀一篇訂婚的禱告辭，宣告這一對青年是訂婚了。

於是華西里全家便開始熱心地作婚禮的預備。在其間華西里牧師又堅持地要辛奈加布做兩件事情：第一，他要引他的未來的女婿到維亞特加城去見主教，希望得到主

教對於這次結婚的祝福，因為松尼亞從前在教會女學讀書的時候，曾得過主教的津貼；第二，如果婚禮要即時舉行，便應該先得着辛奈加布的父親的祝福的電報。

維亞特加之行確實含有莫大的危險。幾年前辛奈加布的哥哥曾以政治犯資格被流放到這個城市，後來和本城知事的女兒結了婚，恰巧那位知事又是華西里牧師的相識。一旦這兩個人遇見了，華西里自然要把他女兒和辛奈加布結婚的事情告訴他的朋友，這樣一來辛奈加布所欲隱瞞的事會完全顯露出來。事實上，他並不會把他的哥哥和維亞特加知事女兒結婚的事告訴過牧師。並且在維亞特加城也許還有華西里的其他相識知道辛奈加布的哥哥是一個流放的政治犯。然而這個年輕的新郎不能夠自由行動了，他只得伴着華西里一家旅行到那危險的地方去，不過希望不要遇着這類的困難罷了。

第二個困難就是他父親的祝福。這件事，他們在聖彼得堡商定計劃的時候，完全沒有想到。他的父親是在W省的家中，自然關於他兒子的這一段浪漫的冒險史，他一點也

不知道。然而辛奈加布從前却向華西里說過，他的父親現在住在聖彼得堡焦急地等候着這一對新婚夫婦的到來。這時候辛奈加布無法，只得依照牧師所說給他的父親打了一個電報去，地址却是聖彼得堡城內他哥哥的住處，他差不多確信他哥哥接到這封電報後會懂得這情形，而且會假冒他父親的名字回電來祝福的。

牧師夫婦，松尼亞，辛奈加布一行四人，便向維亞特加出發了。辛奈加布自述道：

「在路上華西里神父對我十分親熱，把所有他一家的祕密以及他和那些陰謀陷害他的牧師們中間的爭端等等全都告訴我了。至於華西里太太呢，她也以真正母親般的慈愛看待我，時而問暖問寒，使我在車子裏坐得安舒，穿得溫暖，到了每一個休息的地方，便勸我多吃多喝，真叫我的肚腹容不下去了。這明白地表示出來我已得着了她的歡心，而在我一方面，我也漸漸真誠地敬愛她了。這自然而然地使我感到良心的痛苦，當我覺得對於他們夫婦，我不但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人，而且還是他們的一個無情的仇敵的時候。」

到了維亞特加，這一家人就立刻得着主教的接待，這個非宗教的辛奈加布也不得不依照正教的習慣去親主教的肥大的手。主教並且邀請他們在辛奈加布的父親的祝福到後立刻再來他家。然而過了三天，還不見有電報來，這使得他們大為焦急，自然各人的心事是不同的。第四天電報來了：『我祝福你，——你的父親西拉·辛奈加布。』不消說，這是他哥哥從聖彼得堡發出的。

於是這一家人又去謁見主教，主教把這一對新人帶進他私人的禮拜堂中，叫他們倆跪在祭壇前，他拿聖蘇非的神像來祝福松尼亞，又拿尋常牧師的信條來祝福辛奈加布。分別以前主教又送了十個俄國古金錢●與松尼亞。主教又勸辛奈加布以後叫松尼亞的小名為「蘇非」，他說：『蘇非的意思就是智慧。』以後果然一般人都稱松尼亞為「蘇非」，不過辛奈加布總喜歡稱呼她的教名——娜利沙 (Larissa)

● Tcheronetz, 每個金錢原值三個盧布，這時候因為是古錢，價值更高了。

華西里太太開始訂購松尼亞的妝奩，買了大批婚禮時需用物品。牧師提議他的妻子和女兒先回家去動手備辦飲食（烘麵包，做菜），打掃房屋，以及婚禮上的一切佈置，而他和辛奈加布兩人留在維亞特加城內，等候一切物品購置完備，再回家來。然而牧師太太覺得把她的丈夫留在這裏，沒有她親身監督，他會去找老朋友們喝酒，喝個痛快，結果會使得他帶病回家，因此她很不放心。辛奈加布和松尼亞更希望早日離開維亞特加，恐怕在這裏會露出馬脚，弄得全盤失敗。他們倆也幫助牧師太太主張四個人一同回家，牧師也不得不讓步了。恰恰這時候，他們的村裏的另一個牧師因事來維亞特加，他在這裏停留兩星期，他答應回村時把一切的物品與他們帶回去。

五 婚禮及其後

我們又引用辛奈加布的自述：

「我們回到村裏，我就不得不穿華西里神父送給我的一件長袍，整日過着無趣味的生活。女人們忙着縫新娘的衣服，以及其他的她們認爲是必要的東西。我從彼得堡帶來了一具極華麗的新娘用的面紗，還有極美麗的人工的假花，預備裝飾新娘的花冠用的。我把這些東西當作禮物送去的時候，我才知道華西里太太在維亞特加城裏也買了這同樣的東西，不過質料比較我的物品差得太遠，因此使得她懊悔冤枉花了錢。我又把從朋友處借來的金表和表練送與松尼亞，這些東西都使所有的女人們中意，她們更相信我是一個有資財的新郎了。華西里又發出了許多份請帖，凡是這一家的親戚和多少有點關係的人，（大部份都是做牧師的人的家族）散處在維亞特加省各區的，都被邀請了。不久牧師們便帶了他們的家眷接連地來了。

「華西里牧師又教兩個執事學唱結婚時用的讚美詩，他自己也加入唱次中音。時候一個高大的人，教堂中讀聖詩者也加入唱一角。至少在一整個星期之內每天從早晨到晚上都聽得見唱「以賽亞，歡喜罷，」出來罷，你利巴嫩的新娘呵，」花冠放在

他們的頭上，」等等的歌聲。自然這歌聲裏面還混雜得有吃一塊點心和拿着麥酒瓶吸一口酒的聲音，那些不會加入唱詩的牧師都熱心地來參加這種娛樂了。從早晨起我就不知道應該做什麼事。便是可以讀書的話，我也沒有書讀。松尼亞漸漸地有時候也忘記她是在做我的情人了，一連幾點鐘不會理過我，華西里太太不只一次地提醒她說：「松尼亞，你不去和你未婚夫談話麼？從早晨來你還不會向他說過一句話呢！」

在十一月十二日這一天，婚禮算舉行了。

「在傍晚五點鐘的時候，那個美麗的鄉村教堂裏燈燭輝煌，和過節的日子一樣。全村居民以及許多從鄰近各村來的人齊集在教堂裏。我穿上大禮服（這是我生平的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後的一次）又穿了一件白色襯衣，披了項巾。我脫下我的絲的禮帽，却戴上一頂阿斯多拉罕地方的羊皮小帽。我和米海爾神父二人同坐馬車最先離開屋子到教堂去。

「在教堂裏那般看熱鬧的人，分開成兩行，讓出了一條路，給我們過去，我聽見有人

在私語：「呵！多麼漂亮的少年！」我有點驚惶起來了，然而我又盡力裝出泰然自若的樣子。戲劇的最後一幕現在開始了，我實在等得不耐煩。在我不能忍耐地焦慮之際，我覺得新娘來得那樣遲，真正要把人急煞！

「同時在牧師家裏，正在舉行裝飾新娘與祝福新娘的典禮。從前向新娘求過婚遭了拒絕的那位治安判事今天正被請來做伴新娘者。他眼睜睜地望着這個十分美麗的女郎，特別因為她現在穿上了新娘的服裝，加以又是異常激動，看起來更是迷人，這時候也不禁在暗中垂淚了。」

「最後新娘同着那個伴新娘者以及她的侍女們來了。她的臉色很慘白，她的手又冰涼，我恐怕她會暈倒。她不看我，也不看任何人，只是默默地跟着我走到那指定的地點。」

「唱詩班立刻像雷聲一般地唱起來了：『出來罷，你利巴嫩的新娘呵！』接着——一個牧師（華西里牧師的兄弟）便來舉行結婚儀式，最後他叫我與松尼亞交換戒指，婚禮這樣完畢了。我聽見人叢中有人在說：『現在，他們配合了！』——在行婚禮之際，我無一刻不

覺得難過。我的頭上的花冠太大了，時時滑下來，蓋了我的眼睛。幸好後來有人（我想這是米海爾神父）拿他的手巾把花冠襯墊着。我費了很大的力量才得鼓起勇氣支持下去，一直到這苦刑完畢的時候。

『我們回到家裏，客人們便開始大吃大喝。每一桌都唱起了「許多幸福的年代」的歌，那執事特別地拚命高叫，有說有笑，使人開心作樂。有許多次客人高聲叫起來：『Gloria』於是我和娜利沙兩人便不得不依着正教的習慣互相接吻一次來回答他們。

『酒宴完畢後，華西里夫婦把我們倆引進新房。我們鎖了門，只有我們倆面對面地留在房裏，大家都是在不能忍受的驚惶之中。我先滅了燈，娜利沙才脫了衣服睡進她的又漂亮，又溫柔的牀裏；至於我呢，我把她的放物件的大櫃子臨時整理了一下，就睡在那

● 俄文，「苦」或「難堪」之意。參加婚禮的客人若叫着 *gora*，表示酒喝得不痛快，新郎和新娘

就應該擁抱接吻一次以助興。這是正教的習慣——譯者。

裏面。第二天早晨，我們起得很早，把各物都收拾得齊齊整整，免得使人起一點疑心。我們這樣地一連過了三夜。

「娜利沙和我又依着習俗去拜訪了本地的重要人物。最後在十一月十五日我們便離家向彼得堡出發了。」

「分別的一幕是很悲痛的。我的岳母哭着，做十字記號來祝福我們，把我們吻了不知多少次。我熱誠地吻她的手，這一隻手以如此溫柔的愛憐擁抱了我。」

「那可愛的鄉村終於在我們的後面隱去不見了。我伸出手給娜利沙，說道：

「現在，我祝賀你已經得着自由了！」

「她不說一句話，只是熱烈地握着我的手。」

「那麼，你對我滿意麼？」

「是，是我深切地感謝你。」這是她的回答。

「我們到了聖彼得堡已是十一月尾。我把我的假新娘安置在B巷「女子公社」

裏，把她「交給」嘉新加亞女士。我們的成功的消息傳播得很快，在一個時期中我居然成了各團體裏談話的題目和主人公了。

「我現在有兩個顧慮：一個是關係個人的，一個是關係公衆的。我的假新娘真正使我動了心，我真正愛上了她，然而要向她承認我的愛情，我以為差不多是一件罪過。我應該想法去掉我的弱點，我不得不求助於公衆事業。我必須將自己完全獻給我們的運動，那麼無聊的思想便不會來到我的頭腦中了。」

六 「到民間去」——愛情的自由

辛奈加布和松尼亞在聖彼得堡並沒有住多久。

這時候虛無主義的運動進入了「到民間去」的時代，目的是在人民中間宣傳新的政治思想。熱心的男女青年離開了學校，離開了家庭，成羣結隊地跑到鄉村裏去做田

莊勞働者、做工匠、做鄉村公社的書記、做醫生、做教員、做產婦等等。辛奈加布與松尼亞也。在這個運動的先鋒隊裏面，他們倆同在特威爾省的顧賓武各村中一個小學裏服務。

這個學校是本村的一個農民馬梯洛夫創辦的，經費也由他擔任。馬梯洛夫靠做皮靴生意發了大財，在彼得堡開設了一家大商店，他在那裏居然得着了尼古拉大公的特別關照，大公爵有時還向他借錢。這樣的情形就使得馬梯洛夫在他的家鄉裏成了一個霸王，他時常回到家鄉，在家裏放蕩飲酒，招請鄉民去赴他的宴會，把自己比成王侯一般。自然全鄉的人都阿諛他，不過有時他做事也頗寬厚。他待遇學校教員也還不錯，他規定男教員年薪二十磅，女教員十二磅，另外還有一所住宅是不納租錢的，共有兩間屋子，一間廚房。在別的地方做教員的還得不着這樣的待遇呢。

這學校裏就只有辛奈加布和松尼亞兩個教員，學生倒也不少。鄉民看見他們的孩兒唸了三四個星期的書，便可以高聲誦讀成年人所視為神祕的印字的篇頁，於是大為驚奇，不絕地稱讚這兩位教員。不久學生的家屬在空閒的時候，特別在過節的日子裏便

來請求辛奈加布教他們讀書寫字。自然他們的要求是得到滿足的，而且這兩個青年教員還組織通俗讀書會，選擇了關於各種题目的故事，小說，向鄉民高聲誦讀。在聚會的時候這兩個教員把人民貧困的真正原因描寫得異常動人，十分打動了無數聽衆的心。

各事都進行得異常順利，這兩個教師也十分滿意，與致勃勃。他們雖然在表面上仍維持着夫妻的名義，而且往來接觸又是異常親密，晚間沒有功課的時候又常常在一處談話或工作，平日甘苦共嘗，患難相共，（這所謂「甘苦」「患難」皆是由他們的這種教育開導無知農民之艱苦的工作而來的，）但實際上只是兩個親密的友人和同志而已，並無夫妻或情人的關係。然而後來情形變更了，辛奈加布在日記裏寫道：

「某一個晚上我們的談話轉到了道德的和社會的題目上來，又由思想之結合，而談到愛情問題，最後娜利沙竟突然自白地說她愛我，而且她沒有力量再把她的感情隱藏起來了。那晚上我幾乎快活得發狂。我的舌頭決不敢告訴她，我是何等癡狂地愛她，因為我以爲這樣的行爲不過是我的犯罪，一方面剝奪了她的自由，一方面又犯瀆了我的

假丈夫（法律上的丈夫）的身分。然而現在她自己先承認了，於是那個阻止我的熱烈的感情之爆發的障礙就立刻被打倒了……不錯，那時候的確會叫一個人歡喜得發狂的……」

但是他們兩人的個人的幸福不久就被毀壞了，這是由於和學校主人馬梯洛夫衝突的緣故。

馬梯洛夫有一次回到他的家鄉的時候，命令全村的男人和女孩都要在早晨一點鐘起來，教男人點着燈在湖濱釣魚，女孩組織唱歌舞蹈隊去迎接他。其次他送了辛奈加布和松尼亞每人一匹衣料，（給辛奈加布做大衣，松尼亞做上衣的。）辛奈加布夫婦本想把東西退回去，但爲了免得和馬梯洛夫決裂起見，只得接受了。然而更有忍受不下去的事情。有一天馬梯洛夫喝得醉醺醺的，穿着睡衣，拖鞋，帶着一個年青的女人（他的情婦），跑到學校裏來。辛奈加布不能夠把他們驅逐出去，只得立刻遣散了男學生，松尼亞恐怕馬梯洛夫跑到她的教室來，便把女學生也遣散了。馬梯洛夫惱羞成怒，就大聲辱罵

辛奈加布。辛奈加布第二天便離開了學校，和松尼亞一起寄宿在一個農家裏，把他們的行李也搬走了。

馬梯洛夫請了村長來，第二天又請了警察署員來判斷是非。警察署員動手擬一張呈文的草稿，這呈文是送到總督處去的。然而他先和辛奈加布商量，勸他道：

「你知道，辛奈加布先生，我希望你進屋去和馬梯洛夫握手，向他謝罪。生活的規則教訓我們，弱者應該服從強者。」

「我自己沒有一點過錯，我相信馬梯洛夫先生應該向我謝罪。」這就是辛奈加布的回答。

警察署員便作好了呈文，交給辛奈加布，要他簽名。辛奈加布又寫出他自己的敘述，簽了名。警察署員便和辛奈加布進屋去，把呈文交給馬梯洛夫簽名，屋子裏擠滿了人，有的是做見證人，有的是來旁聽的，大家靜悄悄地坐着。辛奈加布和馬梯洛夫對面而坐，中間隔着一張桌子。馬梯洛夫拿着呈文，突然站了起來，向辛奈加布說：

「好，我們算了罷，塞爾該·西利奇，現在我們和解好了。你情願麼？」他把手向辛奈加布伸出來。辛奈加布回答道：

「好，那麼，就此了結；你知道這爭端並不是由我先發動的。」

「科爾可夫。」●馬梯洛夫看見警察署員撕了呈文，便叫道，「快點把麥酒和點心拿來，啤酒，快點。在我的寢室裏把槍拿出來。我要從窗子裏放一槍，好叫人人知道我和教員講和了。」

槍聲引來了一羣人，都受着馬梯洛夫的酒食的款待。這件事發生於晚間，辛奈加布夫婦不久就回去了，然而裏面的客人還留着在馬梯洛夫家裏又吃又喝，一直到天明的時候。

七 監獄生活——奇妙的通信法

這件事發生後，辛奈加布與松尼亞就決心離開顧賓武各，不久，他們倆便同回到聖彼得堡，在那裏又開始在工人中作政治的宣傳，一直到一八七三年十一月辛奈加布被捕的時候。

辛奈加布被捕後，先在第三區的監獄裏拘留了三個星期，然後被囚到彼得保羅壘中，在那裏又被單獨禁錮了兩年。過後他又被囚禁在第一拘留所裏過了兩年，然後在一八七七年又被送回彼得保羅壘。松尼亞在一八七三年十二月也被捕過一次，但不久就得了自由。在一八七四年三月尾她便得着許可每星期五到監獄裏去看她的丈夫，這

對於辛奈加布算是莫大的歡喜。他自敘道：

『呵，天呀！我等候着每個星期五到來，等得何等不耐煩呵！每一次會見了她以後，走回監房，心中便感到說不出的苦痛，我明白此後又要整整過一個星期，我才能夠和我如此熱愛着的「她」相見。每個星期五早晨起來，心裏實在不能安靜，在監房裏踱來踱去，跳上椅子，數那監獄裏的大鐘的節奏，想盡了各種方法來消耗這長久的等待時間。我想拿書來讀，然而讀不進腦裏去，我的聽覺總是在門那一面，靜聽門外的脚步，辨別這些脚步究竟是否向着我的監房走來。最後我到底被帶到會客室去了，在那裏如我所願地我把她抱着，緊靠着我的胸膛，我吻她，撫摩她的手。』

自然在他們兩人相會的時候，有憲兵在旁邊監視着的，然而松尼亞也設法通了簡短的消息與他。她寫了短的消息在紙條上，然後揉成紙團藏在口裏，在接吻的時候，就由她的口傳到他的嘴裏了。雖然憲兵監視得很嚴，也被他們巧妙地瞞過了。不過這究竟也不是容易的事，照例和囚人相會時是不許耳語的，只許大聲談話，如果口裏含了一個紙

團，發音就有點不同，這在那般虎視眈眈的憲兵也不難辨別出來的。幸而松尼亞的方法使得很靈巧，她不僅能和他通消息，而且還把紙條和一段鉛筆也傳給了他。那麼辛奈加布也可以寫信了。自然紙團外面是要包着鉛紙的，因此才不致損壞字跡。他們用這樣的方法整整通了一年的信。後來另一個囚犯也用這個方法和他的家族通消息，一時不小心，被憲兵當場發覺。以後囚犯和家屬會面時就應該隔着一張桌子對坐。辛奈加布痛惜地說：『從此我只能以摸我的妻子伸過桌子這面來的手了。』

那時候的堡壘司令官波各洛斯基大佐還不是一個殘酷無情的人，據辛奈加布說，他時常來到辛奈加布的囚室裏，坐下來，很客氣地和他閒談，極力鼓舞他的精神，安慰他，要他快活起來。幾年以後波各洛斯基的兒子（是一個青年軍官）幫助獄中的革命黨人和外面的同志通信，被發覺了。兒子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東部，父親的官職也被革除了。獄中向例，堡壘的守兵和獄卒是不許和囚犯談話的，然而據辛奈加布自述，他也曾遇着幾個有同情心的兵士，在他們的看守時間，他們居然設法由監房門上的小窗洞來

和他談話。但是第二個看守人的脚步聲一旦逼近，知道換班的時候已到，談話便停止了。那個同情的兵士也就不見了。這時候辛奈加布只得暗暗叫道：「呵，我何等不情願地把門和人離開了！」

八 獄中的騷動

辛奈加布在監獄裏整整受了四年零八個月的單獨禁錮後，才得着審判。在這些年代中監獄裏發生過幾件擾亂的事，我們在這裏只能略述其大概了。彼得保羅壘的獄卒裏面有幾個人表同情於囚犯，而且常作囚犯們的郵差，還使他們能夠和他們的外面同志通消息。獄卒巴拉洛夫甚至設法幫助囚犯逃獄，把監獄內的鑰匙交給囚犯。他們逃獄的計畫商量好了。有一天獄卒拿了麻醉藥把典獄麻醉了，於是囚犯便準備逃走。不料動身的時候，典獄醒了起來，全盤計畫便歸失敗。典獄得了五百盧布的賄賂，答應不告訴他

人，然而囚犯們却不得不到監房裏去。這次逃獄的囚犯中有兩個人在幾年以後終於逃了出去，安全地住在英國。這兩個人就是克魯泡特金和瓦科夫斯基。

第二次逃獄計畫也同樣地失敗了。囚犯們已走出獄牆，却被一個軍官看見了，這個軍官有着新的思想，他後來才知道逃獄的囚犯是政治犯，而且其中有一個是他自己的朋友，他很後悔。

然而辛奈加布在獄中所經歷過的一件最大的擾亂，却是學生波哥留波夫被打的事件。波哥留波夫因參加一八七六年十二月六日彼得堡，嘉善禮拜堂前學生示威運動，被判罪作苦工十五年。他先被囚在第一拘留所裏等候流放到西伯利亞去。辛奈加布那時也由彼得保羅壘被轉移到第一拘留所。當時全拘留所內的囚犯共有三百餘人，其中政治犯每人都有了一個單獨的監房。每天在一定的散步的時間內，他們才單獨地，間或成羣地被帶到天井內散步。不過在大半的監房內，人可以從窗子裏望見天井裏發生的一切事情。一八七七年七月十三日警察總監特別頗夫將軍參觀監獄，看見波哥留波夫站

在天井裏不向他脫帽。他走近波哥留波夫的面前，叱罵道：

「你站在我面前敢於不脫帽嗎？」

說了這樣的話，特列頗夫立刻舉手把波哥留波夫的小帽抓了下來，拋擲在地上。在監房裏面的人從窗裏看見這事情，以為特列頗夫在打波哥留波夫了，便大叫：

「惡棍，劊子手！特列頗夫，滾開！」

其他的犯人聽見這叫聲，知道了他們的同伴受辱的事情，也齊聲叫罵，猛烈地敲擊着門，震搖着窗格子，全監獄立刻變成了大擾亂的地方。特列頗夫立在天井裏，聽見這些鬧聲，看見六層樓的監獄內每個監房的窗戶裏露出來的威嚇的面孔，他勃然大怒，指着波哥留波夫向管獄官說：

「把他帶去，鞭打一頓。」

在半點鐘以後管獄官驕傲地告訴政治犯說：波哥留波夫挨了十三下棍棒。

於是全監獄裏的政治犯便鼓譟起來，破壞監房裏的東西。特列頗夫派了一隊警察

來幫同獄卒壓迫囚犯。鼓譟的人不消說是挨了打，又被拖進特別的懲戒室裏去。有罪和無罪的人受着一樣的處罰。瓦科夫斯基基本不知道波哥留波夫的事，所以一點表示也沒有，然而也受着劇烈的鞭打，他正患着頭痛，但是現在特別是頭部受着獄卒的棒打。辛奈加布是當時最激烈的鼓譟者之一，不過因為他毀壞盡了他的監房內的東西，用盡了氣力，便靜悄悄地睡着了。禁子們走過他的監房的時候，不曾聽見他的聲音，便不放心地走了過去，因此他免掉了此次的體刑。

這一天從早晨起囚犯們就未進飲食，其中有許多人都得了病，應該進監獄醫院，或者受着病人的待遇才行，然而監獄裏的辦事人却置之不理。這一天本來是囚犯接見親友的日子，但是管獄官現在不許囚犯的親友們進獄裏來。囚犯的親友在外面聽見了獄中的鼓譟，不久也就明白了這是什麼一回事。霎時間消息傳遍了全城，外面的朋友們和同志們設法通信到監獄裏，勸他們停止了鼓譟，允許不久就替他們報復特別頗夫的行兇。果然一個青年女子從來不認識波哥留波夫的，竟從南俄跑到聖彼得堡，以向特別頗

夫呈遞稟帖爲名，開槍打傷了特別頗夫。特別頗夫的傷勢不輕。據最初驗來，說有生命的危險，但特別頗夫並不會死。那個向特別頗夫復仇的女子便是薇娜·沙蘇利奇，這一槍可算是一個信號，一代的青年被驚醒起來了。至於沙蘇利奇的生平，她的審判，她的無罪的釋放，還須專門留下一章來描寫。在這裏我們且和這個女革命家告別罷！

九 一九三人的審判

一八七七年九月十八日，「一九三人案」開審了，辛奈加布便在其中。這次是公開的審判，由元老院特別組織法庭來審理。最初一百九十三個被告一起出席受審，然而一篇長的訟詞宣讀完畢後，元老院又決定把被告分爲十七組，分別審判。這個決定激起了被告的憤怒，因爲他們是屬於同一個祕密團體，其目的在推翻貴族專制的基本法律與秩序，罪名既然相同，那麼爲什麼又要分別審判呢？這明明是使他們不能夠完全知道訴

訟的全部。於是他們商定對法庭的決定表示抗議，並推舉辛奈加布下次開庭時代表全體被告宣言：法庭既然侵害了他們全體同時出席受審的權利，那麼他們便不承認法庭的威權，所以他們要求法庭把他們全體趕出去，在他們缺席的時候，開庭審判就行了。庭長元老院議員彼得士聽見這樣的宣言，便向憲兵們大叫：『把他帶出去！』憲兵正要帶辛奈加布出去的時候，庭長彼得士又問他道：『你到底願不願意回答法庭的訊問？』辛奈加布傲然答道：『不在這樣的法庭上我不願意開口。』起初幾天被告真是被強迫來受審訊的，憲兵捉住他們的手把他們拖進來，然而在法庭上他們又百般辱罵法官，於是又被驅逐出去，到底還是『他們不在場的時候開庭審判』的。不過其中有一部分被告也自願出庭受審，並且得着其餘的同志的允許。如米席根和所謂「俄國革命的祖母」布列席科夫斯加亞都在法庭上發表了著名的演說。

一八七八年三月尾，正式的判決向被告們宣布了。在一百九十三個被告中有十二個人的罪名最大，辛奈加布便是其中之一。辛奈加布被判決在西伯利亞礦坑中作苦工

九年，其餘各被告的判罪輕重不等，大部分是在西伯利亞作苦工，或單是流放到西伯利亞，或是幾年的徒刑。法庭在宣告了判決後，又照例玩一套把戲：所謂求沙皇減刑。法官的意思是請求沙皇把苦役罪改爲簡單的流放罪。然而結果亞歷山大二世對於那所謂十二個「最勇敢最能幹的人」的刑罰，絕對不肯減輕。這十二個人的刑罰是在西伯利亞作苦工四年至二十五年不等，還有一百餘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或囚禁在堡壘裏，其餘的人放免。辛奈加布的九年苦役罪除去了，在監獄中候審的四年八個月以及到西伯利亞去的途中所費去的一個月外，也只剩四年多了。

罪名既定，並不立刻執行，在判決後辛奈加布和他的同志們又被移到彼得保羅壘裏，等候着流放到西伯利亞去。在這時期中監獄內發生了一件「同盟絕食」的事，是由那般在獄中候審的政治犯發起的。他們的目的是在要求和已判了罪的政治犯一樣，不受那種嚴酷不近人情的獄中待遇。辛奈加布們也加入了，他們的意思只是在援助他們的候審的同志們。整整有三天他們不會進一點飲食，他們的親友知道了這個消息，便

成羣結隊地急忙去向憲兵司令麥孫采夫將軍請願，哀懇他略爲答應囚犯們的要求，免得使他們餓死。麥孫采夫的回答是，「讓他們餓死好了，我已經給他們大家訂購棺材去了。」他傲然地向那般痛苦地哀求着的可憐的囚犯們的父母、妻子、姊妹、情人說出這樣的話。

幸而麥孫采夫不能夠隨他的意思去做。第二天政府方面覺得看着兩百多個政治犯活活餓死，究竟也不是好事，恐怕他們的親友們會來向負責的官吏復仇。到底政府稍微讓了步，允許把對於候審的政治犯的待遇放寬一點，絕食的囚犯們便進食了。然而在一兩天以後他們便發覺出來受了政府的欺騙政府把他們遷移到這個堡壘的另一部份就算完事以前的允許都是虛假的。於是囚犯們又商量舉行第二次的同盟絕食，不過這次却不曾實行，因爲不久他們接着通告說外面的同志們在作暗殺麥孫采夫將軍的準備了。

擔任暗殺麥孫采夫將軍的人乃是年青的炮隊軍官克拉秦斯基，這個人後來逃到

英國寫了不少關於俄國問題的著述，在著作界中名盛一時，一般人只知道他的假名：塞爾該·司特普尼亞克。他是辛奈加布的好友，辛奈加布知道了他預備暗殺麥孫采夫的事，曾寫過一封長信給他，反對這暗殺，然而司特普尼亞克並不贊同辛奈加布的議論，他終於在光天化日之下用匕首刺死了麥孫采夫，而自己却神奇地逃走了。

十 悲慘的收場

一八七八年七月二十二日辛奈加布終於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了。在那裏他過滿了作苦工的年限，後來得着回到歐俄的允許，然而他却願意住在西伯利亞，最近六年間他和他的家眷同住在托木斯克，他在該地的國立儲蓄銀行裏充當查帳員，在閒暇時候則治文學。他的健康完全毀壞了，未到老年就顯出了老態，監獄與苦役的生活，把一個生龍活虎般的青年變成了一個老態龍鍾的病夫。他這時候預備安靜地休息一下，以便恢

復他的健康。然而一九零五年十月沙皇的「立憲宣言」出現了。這宣言雖說允許人民有宗教的自由和公民的權利，但是却使辛奈加布更淪於苦境第一屆「都馬」（俄國國會）選舉的準備期中，托木斯克的當局也和其他地方的當局一樣，開始「掃除」本城裏所有「政治上不穩的份子」，結果一九零六年三月，正在患病就醫的辛奈加布又被逮捕，投入監獄。過了四天，托木斯克當局釋放了他，但命令他「立刻」離開西伯利亞，不但不給他時間去料理家事，而且也不許他到儲蓄銀行去辦交代。於是辛奈加布又以政治犯的資格從西伯利亞被流放到歐俄來了！

在這一年夏季幾個月之內，辛奈加布到處飄流，沒有一定的住家。他不知道犯的是什麼罪，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到托木斯克和他的家屬相見。後來在這年九月托木斯克總督纔在辛奈加布家屬的呈文上批道：「我以為辛奈加布並無不可回托木斯克及服務原職之事。」

辛奈加布回去了，然而儲蓄銀行的管轄權在西伯利亞鐵道監督伊凡諾夫斯基的

手裏，他不許辛奈加布回原職，他的理由是他不要「政治上不穩的」官吏。

辛奈加布夫人最近致我們的信，更報告她的家庭中的痛心的悲劇。她的兒子安拉多利在赤塔聯隊裏做軍官，這個聯隊因近來日俄戰爭發生，被派到遼陽去攻擊日本軍隊。安拉多利反對戰爭，而且並不要求什麼國家的利益，然而也不得不去殺人。在一個夜裏和敵人衝突之後，安拉多利就不會回到營裏來。他沒有被敵人擒去，那麼大概是和許多兵士一樣，受了重傷，被拋棄在田裏，無人照顧，便死在那裏了。

她的女兒娜達霞是一個非常可愛而且受過很好的教育的女郎，在十七歲就自殺了，她在這青年的生涯裏所看見的在自己家庭中和朋友中間不斷地發生的慘劇，使她感覺到生活的不幸，把她的神經弄得異常衰弱，遂有此種結局。她的二兒塞爾該，一個十六歲的青年，也因為憂鬱的緣故而自殺了。他是俄國專制教育制度的受害者。俄國西亞歷山大三世的反動時期開始以來，以至尼古拉二世的時代，所有中學校和大學校採行了極其嚴厲，專制的教育制度。據說學生在課餘愛看革命書報，和討論政治，這是上課時

間太少的緣故。於是教育大臣便改訂了學校的章程，一方面增加了課程的科目，使學生沒有餘暇，一方面又實行嚴格管理。特別是中學生剛在發育的時期，一方面受着繁重的功課的壓迫，一方面又無時不害怕責罰，在這種情形裏生活下去，自然會向着失望、憂鬱之路上走去，結果便以「自殺」來了結此生，年青的中學生塞爾該只是一個例子而已！

辛奈加布夫人以下的令人傷感的話句結束了她的信函：

「我的其餘的兩個兒子雖是如此年青，却已經享受到一個俄國人應享受的苦刑，受着一般學生所受的迫害，甚至連流放和監禁也經驗過了。現在我們還有四個孩子是活着的；然而你知道在俄國做父母的人誰不以爲他們的孩子是一出世就被判定了罪的呢？我的孩子都是神經質的而且特別善感的人，然而俄國的生活情形却不允許他們的健全的器官和無所偏倚的心理之發展。我的孩子會免掉放逐，監獄，槍彈和絞刑台而活到他們的盛時麼？我多麼羨慕英國的青年呵！他們似乎享受着多麼幸福的兒時，多麼幸福的學校生涯！」

要結束這篇故事，我們且拿松尼亞的妹子柳巴的命運來作收場罷。柳巴在她的青春時期中也是一個極能幹的女子。當她的姊姊松尼亞爲了知識與自由的緣故從家裏逃走時，她會幫助過她的姊姊，她自己後來也爲着同樣的目的，從家裏逃了出來。她做過教員，又做過看護婦。妃格念爾案中牽連着她，她被判罪流放到西伯利亞。她設法逃走了，然而後來又被捕，更流放到伊爾庫次克的一個較遠的地方去。在那裏，她是一個政治放流人啓爾席勒結了婚。啓爾席勒後來在B地發行阿穆爾報，自爲主筆，銷行甚廣。啓爾席勒死後，柳巴繼續出版該報，然而在「立憲宣言」發布後報紙便被當局禁止；她的印刷部和她的住宅都被沒收了。她的身體在西伯利亞流放生活中就逐漸衰弱，此後更無恢復健康的希望。她現在異常憂鬱，精神很感苦痛，和她的兩個孩子在赤塔過着貧困和悲慘的日子。

我們的故事就如此悲慘地收場了。誰讀了這樣憂愁的故事能不感到深切的苦痛？誰能夠不拿他們的不自私的眼淚來爲這篇真實的故事中的主人公而流？他們——我

們的英雄和女傑——在青春時代是充滿着何等美妙的希望，然而爲了替他們的同胞們謀幸福的緣故，竟毅然決然地把他們的一切個人的幸福犧牲了。他們的一切犧牲只造成了自己的如此悲慘的結局。實在這樣的結局太悲慘了，也許會使某一些讀者灰心，然而事實是如此，我們也無法把牠改變。不過我親愛的讀者呵，你們要記着：就在這樣的痛苦生活中，他們也不曾有過絲毫的悔恨。在他們，除了這樣生活外，也沒有更好的路了，如果他們能夠再生一次，以充滿了希望的青春再來走一次生活之旅路，我相信他們也一定重走着這同一的道路！事實上難道我們能夠說世間還有人比較他們更忠實地盡過了做人的義務麼？……

三十九號

俄國 S. Stepiak 作

這小說是從司特普尼亞克的沙皇治下的俄羅斯裏面譯出的。這是舊的譯稿，但最近曾照英文原書修改過一次。

司特普尼亞克（意思是「草原之子」）本名 S. M. Kravchinsky，是舊俄虛無主義者中卓絕的人物，又是土地與自由社的機關報 Zemlia i Volia（土地與自由）的編輯。一八七八年他在彼得堡大街上刺殺了麥孫采夫將軍以後，便逃到西歐去過亡命者的生活。他著書很多，著名的有一個虛無主義者的經歷（小說），地底下的俄羅斯等書，都曾風行一時。

司特普尼亞克生於一八五二年七月十四日，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倫敦附近被火車輾死。

一九三六年三月譯者

一 深夜的搜查

地點是在聖彼得堡，是一八七三年的某一夜。時鐘正敲着二下；全城都睡熟了，一個深沉的靜寂統治着沙皇的都城。那些寬闊的荒涼的街道被搖搖的煤氣燈光半明半昧地照耀着。一盞一盞的煤氣的街燈排成了一直行，如此挺直，恰似一排兵士。在長日的喧鬧與激動之後，街道好像也感着疲倦，在休息了。還有那無數的小馬車同駕車的小馬，本是這個大城裏的一個最使人注目的景象，牠們所過之處，街道就成了車輪，馬蹄，人頭，等等川流不息之區。這時候牠們也不見了，只剩下幾個空等着生意上門的車夫熟睡在他們自己的四輪矮車上面。高樓大廈的看門人因為這時候再沒有來拜訪的客人，也沒有想闖入的可疑者，便在他們的崗位亭裏熟睡了。偶爾經過的寂寞的行路人，聽見踏在街石上面的他自己的沉重的脚步聲，便自然而然地感覺到時間已是不早了。在山街與B

街的街口，站着一個守衛的警士。這是他的公務時間，所以別人總以為他是醒着的。而且當他把制帽深壓在額上，身子靠着牆壁的時候，便是最厲害的巡查員也很難分辨出來，究竟他是睡着了呢，還是暫時閉着眼睛，便於來深思這世界的險惡，想出一種最有效的方法對付那般破壞社會安寧秩序者的奸計？這個好人現在可以放膽地沈溺在這些孤獨的思想中了；因為黑夜的催眠劑已經把他周圍的人海中的鬥爭，貪心，情慾等等暫時地催眠了。聖彼得堡已睡熟了。一切都是靜寂的。

在黑暗的深奧的運河上，橫着一道懸橋。從靠近懸橋的一所大屋裏湧現出一羣奇怪的東西，他們的出現是如此神奇，而且如此靜悄無聲。這究竟是什麼東西呢？他們一個一個地走到街心，大約有了十五個的時候，一個輕聲的命令下來了，他們便輕快地溜進那些冷落的街中去。這一隊人裏面半數是穿着便服，半數穿着制服。要是穿便服的人走在中間，前後都有穿制服的人擁着，那麼我們很容易明白這一隊人究竟是什麼樣的東西了。然而穿便服的人在前面領路，而穿制服的人却在後跟着。當這一隊奇怪的人走入

上街時，他們的脚步聲，他們所帶的武器的響聲，似乎已使聞者膽寒了。那個好夢正酣的警士陡然一驚，便醒了過來，掀起他的制帽，挺直地站着，向這一隊的首領行軍禮。這首領並不理睬他。一個四輪矮車上的車夫從夢中驚醒起來，用手揩拭他的眼睛，驚懼地看着這一羣可怕的幽靈。還有一個深夜的行人看見這個景象，便連忙躲入旁邊一條小巷子裏，等候這一羣人走過。過後，他從方才藏身的地方走出來望着這一羣人的背影，心裏很奇怪究竟他們要到什麼地方去；他又可憐那個快要使他們的捕獲物的人，這個人比較他自己還要不幸，是無法逃出他們的爪牙中了……

我們且跟隨着他們。

他們經過了幾條街的守望後，便轉入右邊的一條小街；大家都站住了，其中有三個人另走到一邊，交頭接耳地談着。過後，他們又分開了，這幾個人輕聲地把命令傳與其他的人，言明在不遠的一所大樓門前集合。這所大屋裏住得有許多人，在朦朧中看來，牠好像是一個灰色的巨人；窗戶都是閉着的，正像一個睡在安全地方，不怕什麼災禍的人。

的眼睛一般。這一羣人的目的便是攻入這所大樓。他們又分成了兩隊，一隊人繞道街角，去襲大樓的後面，而另一隊人則勇敢地打前線，叫醒那個正在酣睡的看門人。看門人突然受了驚，跳起來，口裏喃喃地說出幾個不連接的字，便被一個穿便服的人制止了。於是他並不詢問，也不停留，便領着這些專橫的客人到他負責保衛的房子裏去。他燃了一個燈籠照着路，衣服沒有穿齊，帽子也不戴，他的長鬚在寒風裏飄蕩着。這一羣特務員，警察，偵探等等好像等着捕鼠的貓一般，輕手輕腳地上了樓梯，憲兵舉起他們的軍刀輕步走着，穿便服的人低聲交談。他們正像一羣盜匪，強迫着一個良民做他們的同謀者，來給他們引路一樣。

後來看門人指着一家門說道：『就是這裏。』

聽了這句話，那首領便做手勢叫他的手下人『衝上去！』立刻所有的人都上去了，聚集在門前。首領又向他的手下人看了一眼，知道所有的人都在這裏，各人守着自己的地位，他輕聲地和看門人說了幾句話，並嚴重地問他『懂得嗎？』那看門人點頭答應了，

便走到門邊，用力按了一下門鈴。過後他又按了一次，在幾分鐘後，裏面的人的脚步聲便聽得見了。

『誰？』一個婦人的聲音問道。

『這是我，尼古拉·伊凡諾夫。我有一個電報要交給主人。』

裏面的人聽了這句話，便把鑰匙放在鎖孔裏，一瞬間，門開了。外面的這一羣人便衝了進去，把那個披着衣服的女僕推開在一邊。

這一羣擁護秩序者現在把「要塞」佔據了。他們的第二步的工作便是駐防。屋子裏所有的人都睡熟了，他們便跑進寢室裏，並不顧受了驚的女人們的叫聲和抗議，以及突然從夢中被驚醒起來的小孩們的哭聲。

第一次的驚駭過了以後，這家庭的父親便問那個看來像是首領的人，他究竟是誰，深夜闖入人家有何用意。

『我是巡察員，這位先生是特務員；我們是來搜查的。』這便是回答。

「我並不認識你，我想你是有公事的？」

「那自然。否則我不會來這裏了。」

「請你把牠拿給我看看。」

「用不着這樣。並且我不會把牠帶來。我把牠放在我的辦公室裏了。然而這是不會錯的。你一定是N先生。你的女兒是和你住在一起的。她就睡在那間寢室裏。我們並沒有別的事。我們是爲着她來的。」

「然而至少也請你把你的手下人叫出去，我的妻子和女兒不能夠在他們的面前穿衣服。」

「她們應該這樣做的，而且……」警官癡笑地說，「我想我會讓她們自由地起來，不用人來監視麼？她們會隱藏或者毀掉那些不利於她們的證據。」

這父親在一再抗議之後，明白他是完全沒有力量來阻止這將臨的恥辱了。他要求把他的抗議記錄在報告裏面。

「一定的，只要你願意。」警官輕蔑地說道。「然而這又有什麼分別呢？」

於是那母親和女兒便不得不從牀上起來，在那一羣佔領了她們的房屋的人面前穿好了衣服。在這種情形之下，搜查隊的指揮官本有權力把他的手下人叫出去等候幾分鐘；假若他這樣做了，正足以表示出他是有禮貌的，法律和他的上司都不會加以阻止。

後來全家的人都起牀而且穿好了衣服。每一個警察監視着每一個成年的人。另一個警官看守着小孩，禁止他們和大人們通消息。於是搜查開始了。最初，屋子裏被搜查遍了，被褥拉亂了，抽屜打開了，裏面所有的東西都被傾倒在地板上，一切都被精細地檢查過。第二步是搜查頂樓，一孔一隅，無不搜查殆遍，沒有一點能被他們忽略過去。書籍，報紙，私人通信（特別是私人通信）都被這般人極力搜尋，嚴密查看。俄國的警察向來是不尊重什麼的。這位年輕的姑娘雖是他們的目的物，勞他們來這樣地麻煩，她却站在旁邊，動也不動，靜靜地注視着他們的行動，好像她確信着這次搜查並不會發現什麼。然而不幸對於她，這種信心未免是太早了。一個警察把她平日放個人特別信件的小櫃的抽屜

打開了，他摸索着那些信件，這時候她曉得了裏面有一張紙條，她從前以爲是已經毀掉了的。她看見了這張紙條，使她異常激動，她感覺到莫大的不安和痛苦。雖然在這張紙條上並沒有什麼不利於她的話，但這是一個人的姓名和住址，一旦被警察拿了去，他們會拿來做證據判決那個人的徒刑和流放罪。這都是她的過失！那警察匆忙地將紙條看了一下，便另放在一邊，又繼續翻閱其他的信件，這種舉動提醒了那可憐的女子去行一種無可奈何的計策。她略爲移動，就到了小櫥旁邊，一把抓起了紙條，放在她的口裏。立刻兩隻野蠻的手便又在她的喉嚨旁邊。她的父親看見了這種情形，便發出一聲憤怒的叫喊，連忙衝去保護她的女兒。這是沒有用的！他還沒有到她的面前，就有人來把他推了回去，按倒在一把椅子裏。一面三個惡棍來對付那年輕女子。一個握住她的雙手，一個捉住她的喉嚨，第三個便來啓她的口，把他的污穢的指頭放進她的口裏，要奪出她所吞下去的那張紙條來。她被扭成一團，喘着氣，斷絕了希望，還盡力來達她的目的；然而她的對手的力氣太大了。在一個短期的爭鬥之後，那個野蠻的警察取出了一片白的軟牙，上面還

黏着狼藉的血肉；他把牠放在桌子上。當他們三個人放了手時，那可憐的女子便暈倒在地上了。●

此後，搜查更爲嚴厲，更爲熱心了。許多的信件立刻被誦讀了，其他的又被他們帶回去預備在閒暇時間翻閱。這房子裏的一切東西，都是在警察的支配之下，碗碟，首飾，金錢都到了他們的手裏，這差不多是公開的祕密；被搜查者不僅喪失了他的自由，而且還失掉了金錢或值錢的東西。然而很少有人訴苦的，這很有理由，因爲縱使把盜竊的人證實出來了，失竊者也得不到償金，而且此後他更有了一羣兇惡的仇敵，他們遲早會來向他報復的。

● 這不是一段想像的描寫。這是真的事實。警察們對於 Varvara Batushkoff 女士的舉動便是這樣。他們要從她的口裏取出一張紙條，竟把她的牙齒打落了一顆，還有許多年青女子也受着同樣的虐待。

直到了天明的時候，搜查才停止了。什麼地方都查遍了；躺椅的墊子和靠背都被撕裂開來看過了。這年輕姑娘的寢室裏的地板都被掘開了，說恐怕下面藏得有違禁的書報。因為在俄國凡私藏政府所認為有害的書報，都是一種犯罪的行爲。

事情完畢了，悲慘的時候來了。那些人兇惡地強迫着這年輕姑娘和她的家屬訣別。他們並不會流下一滴淚眼，因為他們是極其自尊，極其憤怒，不肯在敵人的面前如此地示弱。當她的父母把這女兒懷抱着的時候，他們的外表是極其安靜，然而他們的安靜的外表裏正隱藏着無限的憂愁，無限的恐懼，無限的痛苦。她的結局怎樣？那般人帶去的是活潑的她，將來會放出這同樣活潑的她麼？那般人會使她生還到她的親愛的人的身邊麼？他們還能夠再見着她麼？她的命運是和其他許多的人的命運相同的。……那母親無可奈何地盡力忍住她的嗚咽聲，她的心爲悲哀所撕碎了，她再吻着她的女兒，也許這是最後的一次了；那女兒悲痛過度，不能說出一句話來，她突然從母親的懷裏奔了出來，跑到門口。

五分鐘過後，轆轤的車輪聲響了起來。這車輪把那個從母親的懷裏被搶奪出來的女兒載到沙皇的地牢裏去了。從此，一層黑雲便壓在這三個生命之上，也許要經過幾年，也許要經過他們的一生。一個是在青春，昨天還充滿着生命和精力，現在被判定去受莫大的苦痛了。其他的兩個是做父母的人，他們早已度過了青春；他們的暗地偷落的眼淚，他們的靜寂的悲哀是更大更苦，因為他們並沒有殉道者的勇氣，也沒有英傑的希望，他們只是平常的人。

二 拘留所

她坐在車裏的一角；從掩着的百葉窗縫裏，她可以看見街中的景象。時候雖是很早，街中已有了不少的行人。這女兒看起來像是很安靜的，能忍受一切的，然而當她的車子走過每一條街道時，她的眼光留戀着所有的東西，好像此後她便永不能再見着牠們了。

在外表上她是很鎮靜的，而實際上她的腦筋裏却是激動得很厲害。在半點鐘以後，或者在幾分鐘後，監獄的門便要關住她。自然她要經過一番審訊的手續。那是一定的。然而警察們有什麼罪名可以加在她的身上呢？馬車在石路上軋軋地響着，她的眼光仍定在車外的景物上面，而同時她的心靈之眼却看穿她的內心，她在她的良心的裁判所前審訊她自己了。她只有十八歲，爲了繼續求學的緣故，才住在聖彼得堡，而且不過幾個月。時間固然不久，但已夠她去犯幾件大罪了，可憐的孩子。第一，她和一位X君有親密的友誼。這位X君從前是學生，現在却是農民中間最成功最熱烈的革命的傳道者。他是她的兒時的友伴。他們住在鄉間的時候，他時常寫信給她，她這次所要毀掉的便是一封他的來信。在聖彼得堡時，他們有時也會面，他又介紹了幾個和他的主張相同的朋友給她。有一個是密斯乙，她們彼此都會幫過忙。有一次密斯乙，預料到警察要來拜訪，曾把一包禁書寄藏在她的家裏。又有一次，她轉交了一本小冊子給她的一個同學。她並且允許密斯乙通信時借用她的住址。這都是嚴重的罪名，假若警察知道，那可不得了！然而他們不能夠完

全知道的。這是不可能的事！但他們總已經知道了一點，——或者起了一點疑心。究竟他們知道了多少？知道些什麼事呢？問題便在這裏了。

馬車的突然的停止打斷了她的幻想；從車窗裏看見前面是一所華麗的四層樓房，建築的形式在從前是很精美很莊嚴的。這是新的「異教審訊所」的宮殿——拘留所。這所建築和牠的長排的美麗而高大的彎拱窗戶恰像在刑場上的兵士的方陣一般，牠隱藏了人們在裏面所做的一切罪惡！有許多次她會停留在這所「兩面的」建築前，她感到悲哀和讚美交錯着的感覺，她讚美那些憔悴在這半舊的圍牆內的不幸的人，同時又爲他們悲哀。誰能夠想到在這樣短的時期以內，她也就陷進了這同樣的命運裏面！她下了馬車，以一個莊嚴的，沈思的面貌走近那高大而壯麗的拱門，於是她又和那般把她從家裏搶出來的人坐上了囚車，進去了。這拱門好像是一所華麗的廟宇的門，而且恰恰能夠容囚車過去。褐色的大門旁邊一扇側門靜靜地開了；守衛是一個高大有力的人，他持着笨重的槍就像持着一根竹杖。他站在那裏，一動也不動，看起來好像他只是一塊界

石門門聲一響，側門便關上了。誰能說這側門會爲她而再開呢？

他們把她引到辦公室去，記錄下了她的姓名，年歲，相貌等等。在下面有人叫着：

『帶進三十九號去！』

『是了！』上面答應了一聲。

於是一個禁卒把她押送上樓，後來他又把她交與另一禁卒，再由那個禁卒領她到三十九號的監房裏。

從此這個監房便是她的世界了。這簡直可以說是一隻箱子，有四步寬五步長。一張有輪脚的床，一張釘在牆壁上的小桌，一隻小凳子，一隻煤氣管，一個水管；囚室裏的陳設就只有這一點。她好奇地而且多少還帶點驚喜地檢查這些物件。畢竟這不及她所想像的那樣可怕。突然一陣奇異的鬧聲把她驚駭着了，——這神祕的叩壁聲似乎是從牆裏面出來的。她把耳朵緊貼在牆上，聚精會神地聽着。叩聲雖是微弱，却也是十分清晰的。這並不是胡亂的敲聲，也不是機械般的叩聲，這是有節奏的，似乎被一個有智慧的人用了

來交通什麼祕密的意思。究竟這些神奇的聲音能夠輸入些什麼給她呢？呵！她懂得了！聽見說過監獄中的囚犯常藉叩壁聲來傳達消息，——他們是按照電報字母的號碼叩壁的。那麼，這聲音一定來自鄰室，一個在不幸中的同囚者有什麼話要和她相談。她也就不回答了。幾下叩壁聲，表示她的感謝和同情。接着，使她大為驚奇的，四面的牆壁都響起來了。她的正對面的一堵牆壁特別發出一串尖銳的，沈重的叩聲，好像那個叩壁人已經不能忍耐，甚或發怒了。在這裏還有其他的人受着苦，需要着同情的！她再舉起手來回答。這時候又有一陣更響亮的叩聲從下面來了。這次的傳聲器是水管。隨後從上面又起了這同樣的響聲，好像只是方才下面叩聲的回響一般。這時候，全監房裏都充滿着這種小聲音，恰像許多蟋蟀在叫着，跳着。

她最初只感覺到恐懼。難道在她的監房的上面，下面，四周都住得有囚犯麼？難道她只是那一羣不幸者中的一個單位麼？於是她便感着敏銳的悔恨和煩惱：她爲什麼不早把這種監獄裏的字母學會呢？她不能聽懂叩壁聲，只使她覺得慚愧。叩壁聲還是照樣地

繼續着，她呢——差不多全然絕望了。那些叩聲究竟是什麼意義？她的不可見的鄰人們究竟在說些什麼？她既然不知道叩聲的意義，她怎麼能夠回答呢？四面的叩聲相繼地停止了。監房裏又回復到先前那樣難堪的沈寂。然而過了幾分鐘又有一個人繼續敲起來。大概這個人憐憫她的無知，自願來教授她，這一次的叩聲要輕了許多，而且格外清楚，好像他是要使她能夠計算叩聲的次數，也不像先前那樣時叩時停。她靜聽着，盡力想明瞭叩聲的意義，一個幸福的思想來到了她的腦裏。她想：每一次的叩聲，無論有若干下，必定是按照字母的次序，代表着一個字母的。這樣說來，叩聲便是很容易明瞭的了。她且等着第一次的停頓，這叩聲再起的時候，她便拿字母來代入，一下代表第一個字母，二下代表第二個字母，其餘類推。叩聲停頓後，接着又起了許多下的叩聲。她懇切地聽着，極其注意地計算着，她認出了一個字母，兩個字母，三個字母。這三個字母拼成了一個字（KNO）。第二次的叩聲代表兩個字母（VY）。一句話成功了。她的鄰人問道：『你是誰呢？』

她將如何回答呢？自然是依着這同樣的方法。她先叩出了她的姓名，隨後彼此交換

了幾句話。她的鄰人又教授她以叩壁的規則，這是很簡單而又很便利的，一經熟習之後再稍加練習，便能很容易地，很迅速地交談了。

靠着這種談話方法那許多富於智慧，富於感情的人雖然被隔離着永久不能相見，但却能夠彼此自由交談。他們被殘酷的同類生生地剝奪去了自由生活的權利，投在人間地獄裏過着死一般靜寂的生活。他們的苦痛，他們的孤寂，只有那無言的牆壁知道；而且靠着這無言的牆壁，他們才能夠交換他們的思想，訴出他們的悲哀。這石壁，這廢鐵是比較人類還要慈悲些，牠們肯忠實地把他們的思想傳達與同樣不幸的人們。自然叩壁的舉動一旦被禁卒看見了，叩壁人是要受着重罰的。然而牆壁是他們的極忠誠極良善的朋友，永遠不會賣友的。無論在什麼時候，牠們都預備來做他們的傳話人，破他們的寂寞，減輕他們的悲哀。

並且罰也是罰不盡的；地牢裏容不下這許多人。犯的人也太多了，所以有時禁卒只好裝出不看見的樣子。叩壁的方法普遍於俄國監獄，沒有一處沒有，特別在拘留所中更

爲普遍。

三十九號不久便熟習了這監獄的一切情形，而且和周圍的囚人結了親密的友誼。因爲他們的處境相同，又是共患難者，所以由此生出的友誼是很深刻的，這種友誼常常是繼續到一生之久的。鐵門關不住愛情，獄吏也是壓不住愛情的，就靠着這叩壁傳語的方法，愛情也在監獄中發生了。人們常常由此而墜入情網裏面。

三十九號本是一個聰明的學生。她到了拘留所以後便漸漸地對於他這新的世界發生了一種同情，最後她竟完全具有了她的同伴們的熱誠，理想和感情。她應該感激沙皇的警察，這個新世界是他們給她發現的！這個年輕女子從來不曾過着如此完全的生活。她以前專心研究學問，對於爲自由奮鬥的運動僅僅表示靜默的同情，而且她的思想還是多少有點飄浮不定的。現在她明白一切了。她聽見了同伴的痛史，她又深知道他們的性格。她知道他們是如此忠實，如此熱烈，如此真誠；現在她充滿着新改宗者所常有的熱心，她很快樂地覺得她還有力量來受苦，來從事工作。

然而同時她又感到悲哀，因為她的這些看不見的弟兄姊妹們的身世，已一一地展示在她的眼簾前，這些都是充滿着苦痛和憂愁的。他們的罪名是有等級的，從單純的嫌疑犯一直到確定的革命黨和著名的宣傳家。

她的緊鄰四十號是一個重罪的囚犯。他裝扮作一個農夫，偽造假護照，從事革命的宣傳，因此當場被捕。他本是一個富裕的地主，而且做過縣長，大概會得着長期苦役罪的判決。六十八號的判決也不會輕。這是一個年青女子。她出身貴族，曾畢業於瑞士齊利池大學；但回國後她却到莫斯科某紗廠裏做一個女工。警察疑心她是革命黨方面的間諜，便把她逮捕了；在她的箱子裏他們尋出了幾本查禁的小冊子，他們並且恐嚇着一個工人，要他供出來他曾聽見她向同伴們宣讀過其中的一本。這並不是什麼大罪，然而在這裏已經夠得上長期的苦役罪了。這些還算是幸運的人呢！他們知道他們的未來的命運，而別的人連這個機會也沒有的。例如十九號罷，這是住在她的監房的下層的一個囚犯。他並沒有什麼罪。警察在他的家裏搜去的小冊子，是很平常的東西，不是禁書，更不能據

以判罪的。然而他們說他是四十號的朋友，便把他關在這裏，已經有兩年半了。六十三號也沒有什麼罪名。他去看過一個革命宣傳家的田莊，那人不久就定了罪。但他所遇見的農民沒有一個能證明他有罪的。不過特務員『自己心裏相信六十三號是有罪的，』他就被囚禁起來，到現在已有三年之久了。①他的年紀雖輕，但監禁的生活完全毀壞了他的健康。住在她的監房上層的囚犯二十一號的情形更要壞些。他得了肺病，而且病勢一天一天地厲害。他的罪名呢？他認識一個有名的宣傳家，有幾次參加過討論政治問題的社會主義者的祕密集會。這兩年來他天天都盼望着被釋出獄。然而只有在他要進那更窄狹的囚禁地——墳墓的時候，他才能夠脫離這窄狹的監房墳墓。②她整夜都聽見那個人的不歇的，沉重的咳聲，她的心也充滿憐憫與悲哀了。

① 指 N. Morozoff (一八七三年在鐵威爾省被捕) 的事。

② 指 Voinaszesky 的事情。

但住在她的右邊的囚犯，三十八號，給她的苦痛更大，不僅是苦痛，而且還使她感着恐怖與驚惶。這也是一個女子；她的叩壁聲是如此迅速，如此奇怪（甚至還不連貫），使得三十九號費了一些時間才能夠聽懂她的意思。她說：

『不要相信四十號，他是一個偵探。二十一號也是的。警察放他們到這裏來探聽我們的秘密的。我每晚睡熟了時，他們便跑進我的監房裏來。他們放了一根管子在我的耳朵裏，把我的思想抽出去拿給特務員看。』

這個女人瘋了。她的罪名是傳播社會主義的福音。她在一所紗廠裏做工，和六十八號相同。她只作了幾天的工，還來不及做犯法的事，便被逮捕了。以一個學生的身份去做女工，這便是犯罪的證據。在這種無期的拘禁中過了十八個月她就瘋了，但他們仍然關住她；不去找醫生爲她治療，也不放她出去。在這所廣大的拘留所內，四面八方都響着這合拍的叩壁聲，牠們帶來了同樣的令人斷腸的痛史。

三 可憐的三十九號

就在被捕的那一天，三十九號會被帶到特務員面前。從他的問話裏，她知道她偶爾和X會面的事已被警察探到了；而且他們搜去的X給她的信函更可證明他們倆並非泛泛之交。那晚上她企圖毀掉紙條的舉動愈加證實了他們的疑心。她的罪名不過如此，她倒放了心。特務員又空泛地指出她是X所指導的一個秘密團體的會員，這個團體的目的在『推翻現社會秩序，毀滅財產，宗教，家庭等等。』這個罪名，她自然是不承認的。同時特務員又指出幾個其他的罪名，並且發了許多問話，想探出她和革命運動的關係，對於這一切，她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好罷，』那個特務員最後說，『你還得回去反省一下。禁卒，把三十九號帶回監房去。』

三十九號回到監房裏異常高興，在這次審問中她的回答很妥當，所以結果很好，况

且警察又沒有拿什麼大的罪名加在她身上。她想不久她便會被釋放出獄的。她的精神又振作起來了，對於將來，她充滿着大的希望。

一個星期過去了，兩個星期過去了，三個星期又過去了。一個整月又過去了，仍然沒有再審的消息。三個月，四個月，六個月，半年又過去了。這半年來沒有一點消息來打破她的生活的單調；這樣悠長的歲月，就是在那個「小箱子」裏面度過去的；每天照例她有幾分鐘的時間在另外一個「箱子」裏散步，不過這個「箱子」沒有完全蓋上，她還可以看見一段天空。原來在這拘留所裏，有一部分的天井是被隔離成許多小方塊的，每個方塊的四周都有高的牆壁圍繞着，爲的就是在散步的時候，也不要囚犯們彼此看見。她開始厭倦生活了，這樣單調的刻板生活，她實在不能忍受下去；她時常焦急地自問道：到底結局怎樣呢？

在第七個月的末尾，她差不多已經把希望完全拋掉了的時候，她又帶到特務員面前受第二次審問。她想，這次他們一定會釋放她了！無論如何，他們總不能夠把她長久

拘留在這裏。

「你反省過了沒有？」

「是。我已經反省過了。」

「你有什麼話要加在前次的供詞上面嗎？」

「沒有。」

「真的那麼，回到你的監房去！我要叫你腐爛在這裏。」

「我要叫你腐爛在這裏。」這一句刻版式的話語幾乎沒有一個政治犯不會聽見過許多次。

這一次三十九號回到監房裏就不像前次那樣了。前次審問後回來時她是心曠神怡，滿面光彩。現在呢，一種恐怖的和失望的令人痛楚的感覺壓倒了她，使她的心碎成了片片；起初她還不能說出這是一種什麼感覺，也不能了解牠。這是什麼呢？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那可怕的特務員！他那毒蛇一般的話語！這時候，她記起了他道開她回監房

去時所說的話。他要叫她腐爛在這裏，他的話並不是隨便用來威嚇她的，在她的周圍，那許多人都是很好的證據。

三十八號，那個瘋女人，又在狂暴地叩壁了。

『你可惡的叛徒，你一定告發了我。我這裏有一個人，他養了一袋餓鼠，他會叫牠們來吞你的懦夫，懦夫，你就是懦夫！』

那可憐的瘋人又在發狂了。

一種絕大的恐懼佔據了她的心。她叫道：『可怕呵！可怕呵！我有一天也會變成像她這樣的麼？』

歲月往復地交替着；四季照例地循環着。她失掉自由的時候，是在秋天，第二個秋天來了又去了，現在第三個秋天又過去了，——然而失去的自由仍舊不會歸來；牠好像是永遠不歸來的了。可憐的三十九號仍然在監房裏憔悴着，孤寂的囚禁生活使她的形容日漸枯瘦，就是她自己的母親能夠來這裏看她，她也很難認出這個憔悴的女子便是警

察們從她的懷抱中生生地奪去了她的愛兒。

在第二年末，一個可怕的危機來到了她的身上。這種無變化，無事做，無交際，單調的刻版生活，她實在不能忍耐下去。她渴望空氣，渴望運動，渴望自由；這種慾望日漸強烈，差不多要使她瘋狂了。有一天早晨她醒來時，覺得要是她在這一天不被釋放，她一定會死在監房裏面。在她的前面沒有別的，只有監獄——永遠是監獄！

她寫了許多封信給特務員，請求他把她判決流放罪，遣送她到西伯利亞的礦坑裏去，判決她去作苦工。無論到什麼地方去，無論做什麼苦的工作她都願意，只要能夠逃出這活葬的墳墓。

特務員幾次來到她的監房裏。

『你有什麼話要加在前次的供詞上嗎？』這是他的不變的刻版的問話。

『沒有。』

『好，我還要叫你去反省一下。』

她哀求她的母親設法把她保釋出獄，靜候審訊。然而她的父母也無法援救她。所有他們的聲請書都得着同樣的回答：『你們的女兒異常頑固，不肯悔罪。你們可以勸勸她改變主意。我們無法可想。』

她至是陷於完全絕望的境地中了。自殺的念頭開始來到了她的腦裏。有幾次她以爲她已經瘋狂了。幸而她的身體的衰弱，減少了他的生活的精力，麻木了她對於苦痛的感受力。因此她纔得苟延殘喘地生活下去。

缺乏空氣，缺乏運動，飲食不良，飲食不足，這些對於這個發育未全的青年女子自然有了很壞的影響。她的雙頰曾一度是如此美麗，如此少壯，但如今健康之花已不再開在牠們上面了。她的臉上已染了那些病的植物所特有的綠黃色。但她並不會消瘦；她的臉反而腫大發胖了。不活動與幽囚的生活軟弱了她的細胞組織，所以有這樣的結果。她的一切行動都是遲緩的，怠惰的，機械的。她看起來好像長了六歲。她可以停住不動，眼睛定在一個物件上面過半點鐘之久，好像她在沈思一般。其實她並不是在沈思，因爲她的腦

筋，和她的肌肉一樣，也變成遲鈍了。起初她拚命地誦讀獄吏所允許她的母親送進來的
一切書籍。現在她很難使她的思想集中，因此她接連讀不到兩頁，便感到了異常的疲倦。
她的大部分的時間都消磨在一種麻木的催眠狀態中，身心兩方面都是非常疲乏。她不
再願意談話或計劃將來了。一個人失掉了希望的時候，談談空話，侈說將來，這有什麼益
處呢？她從前的好友——牆壁，現在也和她疏遠了。那些牆壁曾一度把她的最深的思想
傳達與別人，現在她不再親近牠們了。她的鄰居仍然保持着對她的忠誠的友誼，他們了
解她的靜寂的原因，他們爲着她的悲哀與失望而焦慮。他們常常溫柔地送了一些安慰
的話語來。因爲沒有得着她的回答，他們便不再叩壁了；他們恐怕在她的絕望的情形中
他們的話語也許會被誤解爲近於譏諷而傷害她的心。然而他們仍不斷地想念着，以一
個愛憐的關心靜候着她的消息。

『三十九號病了，』一堵牆壁向另一堵牆壁說。

一堵牆壁傳給一堵牆壁，一塊石頭傳給一塊石頭，轉瞬間，這個惡消息就傳遍了全

監獄。全建築都憂愁地響着這同樣的回聲：『應該爲可憐的三十九號想點法子才好。』

石頭的聲音最後變成了人聲。囚犯們要求禁卒去請一個醫生來爲三十九號診病。一個醫生伴着一個警察來了。他診了三十九號的病。病症是很平常的，——監獄裏的血枯病，肺受了很嚴重的影響，神經系統完全錯亂了。總之，她患的是監獄病，完全是由監獄的生活而得來的。

這個醫生做了獄醫時間還不久，所以他還有一點慈悲心；他還多少憐憫別人。然而這種情形他已看得不少了，也就習以爲常；況且對於一個政治犯表示過多的憐憫，說不定會使人疑惑他自己就是她的一個祕密的同情者，那麼他的地位倒危險了。

『並沒有什麼要緊的病，』醫生這樣說。

這些牆壁在悲哀的沈寂裏靜聽着這個判決。呵，這苦痛是多麼可怕！這悲哀是多麼難言！只有這些牆壁知道！只有牠們來作證了，然而牠們還是有感覺的，當牠們聽見了這樣的判決時，牠們發出嘆聲道：

『可憐的三十九號！
可憐的三十九號！
她的結果怎樣呢？』

薇
娜

波蘭 J. Kampf 作

薇娜是廖坡德·抗夫二十七歲時的作品。抗夫便是劇本夜未央的作者，這劇本在中國有過極大的影響，曾博得一代青年的熱愛。

抗夫的生平，我不大清楚。我只知道他於一八八一年生在波蘭，克拉科。他自小愛好戲劇，從六歲起，就常到本城的戲園裏看戲。以後他加入了波蘭的社黨，是一個活動份子，後來在國內站不住腳，便亡命到德國。夜未央是在德國寫成的，那時他只有二十五歲，這劇本次年（一九〇七）被譯成法文，在巴黎藝術劇院上演，轟動一時，兩年之間連演百餘次，夜夜滿座。

薇娜似乎是一篇自傳的小說，在這裏面我們可以找着抗夫寫夜未央的動機和經過。

這是我八年前的舊譯稿，從法文譯本重譯出來的。現在編進這集子時，曾參照法文本改動了一些字句。

一九三六年四月譯者

我一到柏林，便去看我的朋友弗列德·波痕。我們的年紀相同，自小就同在本鄉的小學和中學裏讀書，隨後又一道游學維也納，在大學裏聽講時，我們又住在一間屋子裏面。他是研究化學的，我是法科學生。

在第三年，第五學期中間，我因事回到家裏住了幾個月。等我重到維也納時，弗列德已經不在那裏了。過了幾年，我們都不曾見面。他當時大概在日內瓦，過後我聽說他在倫敦。再後又聽說他在巴黎。他這樣地旅行，究竟抱着什麼目的，沿着什麼路線，却沒有人知道。後來我從報紙上知道在柏林有一個化學家製造出一種曲頸蒸溜瓶，因而得名，他還是一個著名的劇作者，他和一個女伶結了婚……他就是我的老友波痕。我很高興和他見面，所以一到柏林，便先去看他。

我們親密地擁抱着。

他正要從寫字檯的抽屜裏取出雪茄煙給我，隔壁房間裏電話鈴聲響了。

「你自己取罷，在右邊的抽屜裏面，」他說罷，便匆忙地出去了。

然而右邊的抽屜一共是三個。我打開第一個裏面盡是些文稿，這立刻引起了我的畏懼和尊重心，我連忙把牠關上了。在第二個抽屜裏有一個大匣子。這實在不像他放雪茄煙的匣子，不過爲了要免掉我的疑心，我便揭開了蓋子來看。

呵！這是一束頭髮，一半編成了辮子，一半是散開的，

我害怕起來了。恰巧近來在弗立特齊街上，有幾個年輕姑娘在一陣擁擠之際，一個不當心被人把她們的辮子剪去了。現在警察正在緝拿那個偷剪辮子的人。

弗列德·波痕回來了。

「原來你就是那個偷剪辮子的人？」我驚惶地問道。

他驚訝地望着我：他看見我手裏拿着的那個蓋子，他便明白了我問話的意思。

着。

「不，不是。你不要驚慌！」說着，他向我微微一笑，這是叫我安靜的意思。過後，他沉思

我們點燃了雪茄煙；大家都不開口。過了一會兒，他說：

「我想你一定很願意知道何以在我的辦公室裏會有這一根辮子。」

「我不願意做一個輕薄的人。」

他拍我的肩，一面說：「輕薄的人？在像我們這樣的老朋友中間，還有什麼輕薄不輕薄！現在還有一件同樣奇怪的事：就是在如此久別之後，剛一見面，我便要來向你敘說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的一段經歷……那麼，就請你靜靜地聽着罷！」

二

你該記得，那時我們都在第五學期，你在假期以後便不曾回到學校，我一個人去了

的。我離開你，就再沒有一個朋友，沒有一個真正的相識，因此，我便過着最寂寞單調的生活。星期日午後尤其悶得難受。有一天，因為閒着無事，我出去散步，走到了郊外的大路。溫和的秋天的太陽快落下去了，風吹着，割得人臉痛，而且還戲玩着婦女們的衣裙，吹落了男子們的帽。我逆風而行，藉着和風相鬥以取樂。

一個影子在我的面前溜過。起初我只辨別出這是一個女子：一對發亮的眼睛。我停住腳，轉過頭看。「她」飄然走了，好像是被風載去了一般。在她的英國式的便帽下面，露出了豐富的帶黃色的棕色頭髮；圍着她的頸項的那一條長的圍巾，被風吹得摺疊成各種樣式，陪襯出她那可愛的婷婷倩影。

我多麼願意再看見那一對眼睛！我便跟着她。不久我們兩個都到了大學的附近；她轉入大學路，然後走在一帶拱廊之下；瞬息間，她推開一道門進去了。

這是一所最樸素的咖啡店。我也進去了。兩間屋子裏都充滿了鬧聲和煙霧。我一進門便感着一種奇異的畏怯。我好像跑進一個秘密結社，其中所有的人都是互相熟識的，

只有我一個是闖入的生客。然而不久，我的眼睛也就和這種環境熟習了。我開始從煙霧中分辨出這屋子裏的人和物。我發現「她」在一個角裏坐着。我在尋找一個座位。所有的椅子都被客人和報紙佔據了；不過，等了一下，侍者就來搬開了一堆印刷品，讓出一把椅子，我便坐下了。

我爲什麼進來呢？我幾乎忘記了，我愈觀察這種新環境，我愈感覺到不安。每個人的一生中，總有一些時候，是他永遠不會忘記，連極小的事情也記得很清楚的。這便是我的那種時候了。

在鄰近的座中有人在叫：

「弗南茲，開帳來。」

「呢！」弗南茲連忙跑了過去。

「一杯純咖啡。」

「八個。」

「一塊軟麵包。」

「十一。」

「八小塊白麵包。」

「二十七。再沒有別的東西嗎？謝謝。」

一個人在五點鐘喝咖啡的時候，居然能夠喫完九塊小麵包，這是很奇怪的事；我覺得有趣，便向着那張桌子一望。我立刻驚詫異常，因為我看見那是一個麻面的青年，他有凹進的肚腹，瘦弱的面頰，深長的頭髮，和幻想的眼睛。他很闊氣地，丟了兩個「克羅側」在盛「薄酒」的杯子裏，然後扯起上衣的領子走了，他在夜晚的寒風中行路，連一件大

● 指錢的數目——譯者。

● 德國幣——譯者。

衣也沒有

每張桌子上面放滿了許多杯水，人們正在激烈地辯論。其中許多人的相貌好像我好像，是認識的；我記起曾經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時候，看見過這些人。他們是屬於各階級的，不全是學生。在一張桌子旁邊，我看見了那個在化學實驗室裏和我接近的同學。

這時，我便知道在這里的客人都是俄國人。

我的同學看見了我，便向我的桌子這面走來。他說：

「親愛的同學，你好嗎？你在這里幹什麼？誰把你帶到這里，帶進這個洞裏來的？」

「我偶然走過這里，我便進來了。這里的空氣倒是很適意的……」

「不過有一點吵鬧，不是嗎？」

「是，這倒好。請你告訴我，右邊那些先生們爭論得這麼激烈，他們究竟在討論什麼問題？」

「俄國的土地問題。天天都是這同樣的問題。這個咖啡店是我們的中心點；我們大

家都到這里來。」他回答着，現了一點疲倦的樣子。

我問道：「自然都是些激進派？」

「是的，」他帶着厭倦的微笑說，「保守派是用不着離開俄國的；他們能夠在國內讀書。只有我們，我們是應該出來，應該離開本國的。因此，這個咖啡店就是我們的第二祖國了。不僅我們住在維也納的人要到這里來，便是我們朋友路過維也納的，也要到這里來的。譬如你不看見那個戴藍眼鏡的人？你知道那是誰？那是馬拉諾夫。」

「馬拉諾夫？那是什麼人？」我一點也不明白地問道。

「你不知道馬拉諾夫是什麼人？這是我們在外國的大領袖中的一個。他近來祕密地回到了俄國，住了兩個月。他們知道他是^在那里，却不能夠捉到他。然而到後來他畢竟不能夠住下去了。明天他便要到倫敦去。」

其實，我對於這些事並沒有什麼興趣；不過我喜歡我的同學談話的神氣。我若用一點巧妙的方法：便可以把話題引到「她」上面，她這時正在喝一杯可可茶。因為不願使

他知道我的心思，我便先指着坐在離「她」不遠的桌子旁邊的一個金髮少年，問他這是什麼人？

「研究語言學的，一個偵探，」他附着我的耳朵輕聲說道。

「怎麼？你們裏面還有偵探？」

「這自然。他毫不疑心我們已經認出他了，他還自以為我們都被他監視着呢，這條狗……」他笑了。

我裝出偶然的神氣，掉過我的頭，望着「她」和兩個年青女子，幾個男子所在的那一桌。

「那個人，鬚髮剃得光光的，靠近那些女士們坐着，他是誰？」

「他已經在席魯塞堡裏面住了四年，而且還不僅此，他暫時出來休息，換換空氣；但他在外國不能久住，不久便要回俄國去。」

「請你不要見怪，親愛的同學，我這樣嘮嘮叨叨地發問，你不覺得討厭嗎？」

『不要緊，請你只管問，請你只管問，我明白你對於這些事情有興趣。而且我知道你不是偵探，』他笑着說。

『假若你高興，請告訴我，那同桌的女士們是些什麼樣的人？』

『那個剪髮的女子是研究醫學的。那個有紅黃色頭髮的是畫家。那第三個，就是最可愛的那一個。你不看見，那個坐在她的旁邊，說話帶着啞聲的男子正在向她要錢呢！』

『你怎麼會知道他在向她要錢呢？我們連一個字也聽不見。』

『呵，啞喉嚨。』我們因為他的聲音有些嘶啞，便這樣叫他。是我們僑民裏面最老的一個。他在這裏已經住了十年，他是離不開我們的。他是幾家俄國報館的通信員。然而現在他的情形很不好，自然我們的錢都是和他共用的。不過人總喜歡向薇娜要求。』他這樣地回答我。

『爲什麼呢？』我的好奇心達到了極點。

『她非常情願幫助別人，而且她自己會答應更多給一點。她從她的父母那里每月

收到二百盧布，她自己只用三十個盧布；其餘的錢她盡拿來幫助別人，或捐作黨裏的費用。」

我的眼光定在她的身上，不能夠離開片刻。她的一切都把我迷惑住了，而且愈過愈厲害。我的同學繼續着說：

「你知道，這樣一個年輕的女子已經被判決了在西伯利亞作十五年苦工的刑罰嗎？」

「究竟爲了什麼？」我驚惶地問。

「因爲她參加了一個暗殺事件。她被人押送到西伯利亞的「天堂」去，但在路上，離烏拉嶺不遠的地方，她和兩個同伴居然逃了出來。」

「那麼，她不能夠回到俄國去？」我盡力做出一種冷淡的調子。

「她隨時都可以回去的。」他用反語地說，「不過假若她被人認出來是誰，她便要受絞刑。」

「她在上學嗎？」

「是，她進醫科，現在是第七學期了。她到這里還不久，她從日內瓦來。她還在巴黎大
學聽過六個月的課。」

「她叫什麼名字？」

「薇娜。」

「就只有簡單的薇娜這個名字嗎？」

「不，薇娜·帕沙敏。不過在我們，這個姓是常常改變的；我們常常改換我們的姓，就
像我們時時改換住處那樣。」他說。

「只要你高興，我倒很願意給你介紹她。」他又加了一句，我這時完全爲想念薇娜
的思想迷住了。你猜我如何答覆？」

「那麼，就有勞你了，親愛的同學。假若你願意，請下次介紹罷，你天天都到這里來，是
不是？」

「是的，每天晚上七點鐘以後你可以在這里找到我。」

我站起來，和他握了手，便急急走出去了。我本來很想立刻和薇娜認識，但我突然感到一種畏怯，一種說不出的恐懼，我便謝絕了這樣的好機會。我看見薇娜，覺得異常快樂，然而我竟然慌忙地離開了咖啡店，連自己也不知道爲的什麼。

沿途有一個不可解釋的東西在後面追趕我，我不能夠跑得很快。

我並不來向你描寫一個方生的愛情的一切表徵。我當時覺得這一次是真實的，人一生只能有一次的愛情。

第二天我去學校聽講，連一個字也聽不懂。我便缺了其餘的課，也不到實驗室去實習，專心等着晚間的到來。

大約在七點鐘的光景我進了咖啡店，我的心跳得很厲害。許多張桌子都空着。她已經在這里了，一個人佔了一張桌子，在讀報。雖然二十四小時以來我都只想着「她」

一個人而且「她」的面貌無時不在我的眼前，但我仍還裝着好像是第一次看見「她」的樣子。

她放下一張報紙，又取了第二張來讀。這時候我受了一個突然的衝動，鼓起我的勇氣，向她走去，要了一張報紙來讀。我自己也不知道當時是怎樣做的。不過是問一句，答一句，就這樣地交談起來了……我把我的名字告訴她……她要我坐到她那一桌去。我的同學恰恰在這時候走了進來，他便和我們坐在一起；他看見我已經認識她了。並不驚奇；我們三個人興高彩烈地談着，好像熟習了很久似的。我從來不曾嘗過和青年女子交友的如此甜蜜的滋味。我們彼此已不用「您」的稱呼，而直接稱「你」，彷彿我和她相識已久。

過了幾個星期，正是一月十二日，我的這些新交的朋友便趁着俄國的聖西爾威斯脫節舉行一個游藝會，目的是在籌款援助革命運動。自然我也到會的。游藝會裏有音樂，而使我大爲驚異的就是秩序單上有薇娜的名字。她用斯拉夫人的憂鬱的調子，唱曉邦的夜曲。你相信不相信都隨你，不過請你聽我說：縱使我以前從沒有見過薇娜的面，就在那天晚上我聽了她的歌聲的一瞬間，也就足以知道她是唯一的，沒有人能夠比得上的了。

一羣愛好音樂者組織成的樂隊奏起樂來，一個小小的跳舞會開始了。

薇娜答應和我跳一次瓦爾茲；我的手從她的腰間滑開了，我輕聲向她說：

「薇娜，你跳得這麼優雅，這麼輕快，我真想不到。」

「爲什麼呢？因爲我是學醫科的嗎？」她高興地回答道。

「不是這樣；不過你們那般人的生活都是異常刻苦的。」

「波痕，你不要相信我們的生活會比任何國家的青年的更悲慘，免得拿我們的事

情攪亂了你的個人生活。」

我們不停地進行着，沉迷在瓦爾茲的步調裏面。

突然一個強烈的慾望占有了我，我竟想當着這許多到會者的面前，而且在一對一對的跳舞者的目光之下，大膽地把她抱在我的懷裏，不管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她一定已經覺到了這個正使我激動着的困惱的感覺，因為就在這個時候，她投了一瞥驚詫的眼光在我的身上，而且……我還有自制的力量。

然而現在我已經決定了：我不久便吐露真情。薇娜會明白的。

這時候，在我們這一羣人中間，日子一天一天地變壞起來了：俄國的消息是一天一天地嚴重；我把我的決定一晚延遲一晚……在跳舞會過後的第十晚，便是「血星期日」的晚上。

在聖彼得堡，這一天的早晨，有二十萬人被一個神父領着遊行到「冬宮」去，要見

他們的「小父親」而在「冬宮」的周圍已圍着三重哥薩克兵和大砲，預備來歡迎羣衆。

當我在這天下午到咖啡店時，裏面已經坐滿了人，一如往常的星期日；然而這一天却是異常靜寂，好像在教堂裏一樣。我看見了薇娜，她埋下頭，在思索什麼。

啞喉嚨忽然衝進來，手裏拿着一張紙：『這是最近的消息，剛剛從報館的編輯部得來的。』他跳上一張桌子。一瞬間，所有的人，好像都被他的話語所引動了，全都向着他擁擠過來。他們一聲不響地凝神聽他說話，然後又沉默地各回他們的原位。每一次新的消息傳到，這樣的景象又重現一回。不過所有的消息都是一樣：民衆有秩序地進行着，漸漸逼近「冬宮」，滿心希望沙皇會聽從他們的要求。

他們呢，他們是在這里，然而他們的思想却遠在北方，伴隨着他們的聖彼得堡的同志。沒有一個人開口。他們知道就在這個時候，當他們在這里等候消息時，羣衆早已達到「冬宮」了。在聖彼得堡一定會有什麼大的事情發生了；然而還沒有消息來。他們等候

着奇蹟……

……呵！災禍來了。大砲向着那些信賴「小父親」的遊行羣衆開放了……哥薩克兵也在屠殺人民了……「冬宮」附經的雪地已爲赤血所染紅了……

星期一這一天，我不曾見着一個俄國朋友，連薇娜也看不見了。我的同學午後也不會到實驗室實習。我知道有什麼重要的事情發生了；他們一定在開秘密會議。

星期二，咖啡店稍微熱鬧起來。薇娜在那里，然而許多每日必到的人都不見來。薇娜並不開口。她坐了一會便起身出去，並且邀我作伴。我認識她以來她邀我作伴，這是第一次。

我們走到大街上，她站住了：

● 這是實事，時間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神父就是神父格朋。——譯者

「今晚是這麼美麗，這麼明亮。我喜歡多走一點路。你願意陪我走走嗎？」
「一定的。」我狂喜地答道。

「然而有一個條件：誰都不許說一句話。只讓我們的思想 and 我們的脚步自由自在地去跑。這就是我的條件。」她微笑着。

我答應了。

「那麼，走罷！」

我們動身了。我們走過城裏僻靜的，窄狹的街道，到了多腦河，隨後又到布拉特爾蔭路。

這是一個很平靜的冬夜。

這條大的蔭路浴在月光裏，成了白色，在我們前面伸長出去，好像深入了無窮之境，我們也要跟着牠走到那無盡處。

城裏的鐘在報道中夜了。

我們便轉身回去，我們又走過泰該荷夫紀念碑，電燈，夜晚的咖啡店，貧民的音樂。不久，我們到了我們的大學區域；我們轉入席羅塞巷，到了薇娜的門前。

薇娜按門鈴，她默默無言，深深地看入我的眼睛，而且像她從來不會做過的，放一個手指頭在嘴上，意思是叫我不要做聲；她又捧着我的頭，在我的頰上吻了兩次。我們聽見門後有了脚步聲，門開了：那個剛從睡夢中醒起來的看門人提着一個燈籠。她用力握了我的手，一轉身走過燈籠後面，走入黑暗的走廊，就不見了。門重新關上。

一陣昏迷侵襲着我。我好像在抵抗什麼東西，我又不知道什麼。我應該跟隨着她，再見她！我敲門，沒有用。我又按門鈴，尖起耳朵靜聽看門人的脚步聲。我有什麼事？我要怎樣做呢？看門人開了門，我給了他一點酒錢，說我認錯地方，便走開了。

我回到家裏。第二天是星期三，我焦急地等候晚上到來，好去咖啡店會薇娜。然而她並不在那里。我向啞喉嚨詢問她的消息。他遲疑地回答說：『我不知道。』

我感到異常不安；不過我又拿下面的話來安慰自己：『星期一她也不曾在這裏；一

定是她沒有多的時間，不能夠每晚都到咖啡店來；明天，她一定會來的……」

星期四從晚上六點鐘起我便坐在咖啡店裏面了……我等候着；掛鐘敲了七下，八下……啞喉嚨走進來，交了一個匣子給我：

「這是薇娜叫我轉交給你的。」

「她在什麼地方？」

「這個匣子會告訴你。」

我興奮地拉斷了繩索；然而他把手放在匣子上面對我說：

「不要在這里開，到你的家裏去。」

我一口氣跑回家，我連蠟燭也不點一支，就在那黑暗的屋子裏，揭開蓋子，把手伸了進去……這是一根辮子。我好像摸着一個屍體。

我的指頭摸着這頭髮，是如此柔軟，我好像在撫抱薇娜一般；隨後我的指頭又摸着

一張紙：這是一封信。我急忙點燃了蠟燭。我讀這信。我讀了又讀，直到我記熟了爲止！

『親愛的波痕：』

這封信到了你的眼前時，我已經在俄國了。你愛我，我是知道的。女人的心並不是如此地盲目，連這個也看不透。不過你從沒有向我說過，這倒很好；我很感激你不會說，不然，分別時，我們倆更不知會是如何難堪呢？

至於我的去處，我們的戰鬥要我到哪里去，我便到哪里去。我應該把我的相貌稍微改變一下，因此，我便剪了我的頭髮。我把這一束頭髮送與你，作爲一個紀念物，也表示我對你的謝意。我不能夠把我的照片送你一張，因爲我沒有；然而，你可以在所有俄國的罪犯圖形簿裏尋着的。以後，我要用一個新的名字。我求你不要去找我，就是這個緣故，因爲你不會找着我的。就是我自己，現在也不知道我應該到什麼地方去，或者去華沙，或者去阿德沙，或者去莫斯科。

當你讀到這幾行的時候，我一定已經到了那邊了……恕我到現在才告訴你這一切；不過這樣倒好一點……不要來找我了……我們在俄國的戰鬥一旦完結了，假若我那時還活着……那麼，我會再來，我要來找你。

別了！

薇娜。」

我的心亂了。

我要立刻去見啞喉嚨。十點鐘一過，在維也納，家家都關了門。啞喉嚨住在一個七十歲的老太婆的家裏，他的房間在第四層樓，算是最高的一層，上面便是屋頂了。我敲門，敲了很久。後來他自己下來開了門。他見我深夜來訪，頗爲驚異，他讓了我進去。

「薇娜現在在什麼地方？」我向他叫道。

「在俄國，」他極其安詳地回答我。

「她什麼時候把這匣子交給你的？」

「昨天早晨，到車站去的時候。」

「你一直等到，今晚上纔交給我？」

「我不能夠再早一點交給你。」

「昨晚我向你問起薇娜的消息，你騙了我。你不是明明說你不知道嗎？」我氣憤地叫道。

「是不是我應該預先告訴你，好叫你來留住她？你的自私的愛情，果然值得這樣做嗎？」

接着他又嘲笑地說：「你們其他的人，德國人也好，奧國人也好，或者你高興用其他的名稱也好，你們對於責任的觀念又是怎樣的呢？」

「朋友。我要見她，懂得嗎？就是她走到天涯地角，我也要跟隨她；就是她去赴湯蹈火，我也要跟隨她。你要求什麼，我便給你什麼——你說呢！告訴我她現在用的什麼名字？現

在她有什麼地方？」

他一邊打量我，一邊說：

「你說的話是什麼意思？」

我覺得我的話得罪了他。我知道再要求也是沒有用的。我便告個罪，走了。回到家裏，我忙着收拾行李；我預備第二天就到俄國去。隨後我異常疲倦，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四

第二天醒來時，已是正午將近。我看見我的箱子在屋子中央，很驚奇。後來我記起了昨晚的事；我明白去俄國的計畫是瘋狂的舉動。然而，再要留在維也納，我是受不下去了，我便去日內瓦。我去日內瓦有什麼目的，我自己也不知道；但在那里又做什麼事呢？我便離開日內瓦到巴黎，後來又去倫敦。我在各處打聽薇娜的消息，一點結果也沒有。在布律

「寒，我遇着一個很和藹的人，他對我表示很大的同情。他向我說：

『你問薇娜的消息？然而，你知不知道有若干的薇娜，若干的蘇菲亞，若干的安娜已經去到那里了？有若干的薇娜，蘇菲亞，安娜已死在那里了？而且還有若干的快要死在那里了？你還要問薇娜的消息？』

有一天，我在報紙上看到一段消息：

『阿德沙省總督遇刺身死。刺客爲一青年女子，當場被捕，判處死刑，卽於是夜上絞刑架云。』

『這是她，這是她！』我以一種戰抖的聲音低語着。

自然那個女子的名字不是薇娜；然而她也曾是薇娜的。一種焦慮折磨着我，不久這焦慮竟變成了可怕的確信。

床前。

這天夜裏，在夢中，我聽見在牆壁後面的指揮刀的響聲，叫聲，哭聲。我靜聽着。這是薇娜的聲音。我要穿過牆壁；然而，牆壁動也不動一動……我醒來，時房東太太又站在我的

『在莫斯科，一青年女子爲一憲兵隊軍官強姦云。』

我的房東太太站在我的床前：『博士先生，你怎麼了？你叫得這樣地悲慘，我應當來喚醒你。你的聲音，在下面，而且差不多在天井裏，人都可以聽見了。』

第二天，我在報紙上讀到：

娜！

這晚上，我在夢中看見一個大天井，周圍有一圈灰色的垣牆；天井中建立着一個絞刑架，上面吊着一個年青女子。我逼近去看：這是一個剪髮的年青女子。這是薇娜！薇娜！薇娜！

「天呀！你有了這麼兇惡的夢魘了！博士先生。」

我的手指出血了；我的指甲昨夜一夜不息地抓着床邊的牆壁。

我應該幫助在那邊奮鬥的人，我覺得我應該這樣做。然而，我究竟怎樣去幫助他們呢？……許多矛盾的計劃經過了我的頭腦，很快地學習俄文，就跑到那邊去，混在他們隊裏，……不然，就簡單地在柏林或在維也納，或其他的地方，組織一所實驗室，製好炸彈給他們送去。我不知道要怎樣做才好！

我的痛苦是很大的。然而最使我激怒的却是那般含了一口咖啡一面讀着俄國新聞的人的冷淡態度。有一天，我看見一個人一面跑馬似的流覽着利加的新聞，一面尖起耳朵靜聽鄰座一個人的笑談。我恨不得把這個人痛打一頓。

到處的人都是一樣的。我無論在什麼地方，巴黎也好，柏林也好，或歐洲的其他地方也好，到處我都見着這同樣的對於俄國的大悲劇之可惡的冷淡態度。而且報紙上的俄國消息也一天一天地少起來了。不停的排槍，不斷的炸彈，絞刑架，西伯利亞等等漸漸地

都使人討厭了。

這時我明白了我應該做的事。我應該投一個炸彈在所有歐洲人的眼前，這個炸彈是要他們大家都能夠親眼看見，而且牠的爆裂聲會使他們都拋棄掉他們的可恥的冷淡態度……呵，朋友……

五

波痕沉溺在思索裏，過了一會。

我吐了一口氣，問他道：『那麼，又怎樣呢？』

『我寫了一篇劇本』●

● 這應該是「夜未央。」——譯者。

「這樣，自然，就使你安靜了一點嗎？」

「誰這樣說？」他驚異地問道。

「你不是已經結了婚嗎？」

「是的。我的劇本寫成，只能在很少的城市裏上演；大多數的地方都禁止牠。就在一個不會禁止牠的城市裏，我有一次去看這劇本的上演。那個飾女主角的女伶表演得極好；她有一種奇特的動人處，我覺得幾乎和薇娜的是一樣。因此，我後來就和這個女伶結了婚。」

「你真沒有一點兒後悔嗎？我最近經過家鄉時，你的父母告訴我說，你們夫婦間恩愛甚篤。」

「不錯，我愛我的妻子。」

「這根辮子呢？你永遠放在你的抽屜裏面嗎？」

「這也是奇怪的事，」他嘆了一口氣說。

他用雙手把這根辮子緊緊貼在他的臉上，他的手指捻着這一絲絲的紫色細髮，好像還想再聞着那已經褪消了的香氣。

我受了感動，問他道：『要是她再來呢？』

『要是她再來呢……』他也應聲說。

他的眼裏燃起了一線希望的微光。我們可以說他的眼睛差不多在笑了。

『要是她再來呢……』一會兒他的面貌又陰沉起來了。他以一種微弱的聲音，再說道：『要是她再來呢……』

過後，他又慢慢地搖着頭，放棄似地說：

『我不相信什麼奇蹟。』

我們聽見了隔壁房間裏的脚步聲，他連忙把裝辮子的匣子放回在抽屜裏。這時在門檻上現出了一個黑頭髮黑眼睛的女人。他站起來，走到她的面前，拉着她的手，給我介紹道：

「我的妻子黑達。」

後記

收在這集子裏的三篇文章是我在一九二八年譯成的。因為牠們都是描寫舊俄的新女性的姿態的作品，這次就把牠們編在一起印行了。「門檻」是我去年旅居東京時從屠格涅夫的散文詩裏譯出來的。牠可以被看作這集子的序言，我便放牠在前面。

這次付印時，每篇譯文我都校閱過，而且補寫了前記，不過這次的校閱仍是很粗率的。反正這些並不是文學上的名著，牠們的價值也並不在牠們的文字，却在所描寫，所敘述的事實，而這事實却是不死的東西，所以文章也就能夠活下去了。

別的話我在前記裏面說過了，我不想在這里多說。

一九三六年五月四日巴

金

版初月五廿五十二國民華中
版五月八年六廿國民華中

刊叢活生化文

種二十第

編主金巴

人 行 發
林 文 吳

所 行 發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號 八 弄 一 路 海 上
號 四 一 路 國 民 慶 重
號 四 十 二 路 通 交 口 漢
號 四 十 八 街 堂 祠 都 成

所 刷 印
所 刷 印 活 生 化 文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許 不

檻 門

譯 金 巴

角 七 元 四 價 定

封底